



萬業文藝新輯

# 敬老會

梅林著

萬業書店印行



萬葉文藝新輯

敬老會

梅林著

萬葉書店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初版

萬葉文藝新輯

敬老會

(小說)

印	發	主	著
刷	行	編	作
者	者	者	者

萬	錢	錢	梅
葉	君	君	
書	甸	甸	林
店			

印翻許不·權作著有

總發行所

萬葉書店

上海天潼路寶慶里三九號

# 目次

---

喬英	一
敬老會	三
小獅子	四
何慎之	五
失業者	七
旅行家	七
癩	八
後記	七

---

## 喬英

喬英最近一個月來每逢星期日下午必須出門，而每天晚飯後也經常不通知李冰就自己走出去。

現在她坐在南窗下的四方桌旁，照例臉前放了一盒粉，右手捏著一團手巾，對著一面用棉線繫穩鏡腳的壞鏡子。她是美麗的，二十歲光景，肩背平直，胸脯豐滿，短髮黑得轉青，雙頰燃燒著做人的紅霞，長眉下的秀眼相同秋夜裏底星，時而敏捷閃動，時而凜然凝視，表明她是神經質的，活躍的，頑強的，敢作敢當的。

四方桌上不規則的堆疊著書籍，文具，一雙紅色的短襪子陶醉在新華日報上面；在她的對過李冰側臥在帆布牀上，靜靜的看英國女作家阿特萊著的日本的泥腳。

太陽光強烈的透過西窗，投射貼在東牆上的全面抗戰形勢圖上面，又逐漸注視到垂直掛在臨近的幾件布旗袍。

整個房間像一座烘爐。

「這樣熱！」喬英霍然站起，頗長的身子，順手抓了一把蒲扇，向豐滿的胸部急急搖動：「坐著還全身出汗，光景有九十多度！」

精神旺盛的聰了正在看書的李冰一眼，並沒有得到回響。於是她丟了蒲扇，那麼有力的坐下去，重新對著壞鏡子。燃燒著紅霞的俏臉，迸出晶瑩的汗珠，一顆一顆的匯合起來，成爲一道一道的小河流，將剛纔撲上去的粉完全沖毀。推開了壞鏡子，跑到門洞角拿起面盆，又跑下樓去汨汨的放自來水管子。當她回到樓上，衣領翻在背部，襟扣子扯到胸前，露出石膏像般的渾圓的全部頸項。

不再粉飾臉部了，有著健康的紅霞氣色，賽過了蒼白的粉，而且時間也不早，已經是下午的三點鐘。穿起白底藍點子的夏布旗袍，紅色短襪，白色半高跟鞋，拿起借來的紅色手提包和小陽遮，許是自故意，也許是頑皮：她將小陽遮張開，斜放在薄肩上，在房子裏嫵媚地踏著小姐式的輕倩腳步，然後扭轉腰肢，眼睛從肩際睨向李冰，用一種既愛嬌又俏皮的聲調問道：

「瞧一瞧，冰姐，這種姿勢美不美？」

側臥在帆布牀上的李冰慢慢的放下手裏的日本的泥腳，輕蔑的看看她的「賣俏」表演，冷冷的沈默著。

「怎麼總是扮著寡婦臉？說呀，我這種姿勢到底美不美？」

「哼！妖精的姿勢罷了。」

「什麼？你罵我這還了得！」

旋風那麼急疾，摔掉小陽遮和手提包，搶步捲到帆布牀前，張開雙手伸向李冰的脅窩，裝腔作勢的咬著細珠樣的潔白的牙齒。

「又胡鬧了。放手，不然，我生氣了。」

「生氣就生氣哩。」她揉搔得更厲害一點，並且不斷的發出晶琅琅的笑聲。

李冰出力掙扎，脆弱的帆布牀發出哀鳴，如果再鬧下去，一定會倒塌；但喬英是任性的，帆布牀真的壞了，她可以把她的讓給李冰，而她自己情願睡地板。

「還敢罵我麼？」

「得了。我就給你讚美。剛纔你的那種姿勢是美麗的，像高貴的小姐，像女明星！」

喬英放下手，豎起長的睫毛，放縱的笑了。似乎很得意。然而她的眼神轉變得如同五月的黃梅天，剛剛閃過明朗的碧影，卻又立即陰晦的凝視著；這種凝視顯然忘記了周圍的存在，並且忘記了她自己的存在，好像在凝視神祕的遠方。

李冰掠掠鬆亂的短髮，抹去臉上的汗粒，嚴肅的站在喬英臉前：

「這一個月來，你簡直沒有力量把握你自己！」

喬英像從幻想中驚醒過來，黑白分明的秀眼睜得很大：

「沒有力量把握自己？你這是說我麼？」

「當然是說你，你自己想想，這一個月來你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？」

「什麼樣的生活？還不是跟你一樣麼？在兒童保育會服務，每天跟難童們生活在一起，忙得像一頭牛麼？」

「這祇是你的生活的一面，另一面你是在儘可能的墮落！」

「這是你毒嘴的亂說。」

「每逢假日，特別在晚上，你就自己走出去，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子們亂跑！」

「這是生活的需要呀。」

「別侮辱了『生活』罷！假使你有那方面的需要，倒不如乾脆去繳花捐！」

喬英故意喫驚地挺起長眉毛：

「這是不錯的，可是費事呀！」

「總比你跑到街上去勾引遊鬼們簡便得多！哼！」

李冰的鼻子一疊聲哼，不願意再看喬英，翻轉頭轉向窗外的炎熱太陽光，她的臉上冒出不可遏止的憤怒的汗珠。喬英呢？她高聲狂笑，那笑聲又放縱又冥頑，這使李冰更憤怒，正想再給她幾句嚴厲



的教訓，卻想不到喬英已經如同一匹兇惡的母雞撲到她面前，渾圓的拳頭對著她的鼻尖，威嚇的晃來晃去：

「你敢替我出主張？我警告你少管我的事！」

「去警告你自己罷！我真少見，自命前進的女青年，私生活這樣腐敗，打扮成妖精去勾引……我真少見！你自己看看，你竟穿著憎人的紅襪子！」

「你不喜歡紅色麼？紅色多麼熱烈？多麼刺激！現在正是流行。」

「紅色並不是給你踏在腳下的！」

喬英神經質的閃灼著黑眼睛，咬著嘴唇想了一下，俯下身子，狠狠的扯著穿在她腳上的紅色短襪，幾乎給她扯破。嘴裏喃喃自語：

「紅色並不是給你踏在腳下的！」

陡的她又跳了起來，猛拍著李冰的肩膀，臉上的紅霞愈加鮮紅：

「現在你憎惡我，我很知道。你希望我向上；可是你不瞭解我。最近我的行動是有作用的。」

李冰冷笑了：

「也許我不瞭解你，然而我知道你的『作用』是什麼，一句話：不甘寂寞，受性的驅使而已！」

「不甘寂寞麼？也許是罷。」喬英半嚴肅半諷刺的說：「假使不是爲了不甘寂寞，爲了盡一點我

應盡的責任，爲了對日寇的復仇，是的，對日寇復仇！這是最主要的。我大概不會離開了香港——那有我的安靜溫暖的家的香港，來到這兒抗戰中心的武漢參加救亡工作。關於這一點你是相信得過的。受性的驅使麼？這卻不盡然。」她挺起背脊，恨恨的說，「假使我需要把自己葬埋在浪漫生活中，我滿可以回香港去，恢復我的小姐地位，日夜有著服從我的命令的「情人」陪伴，正像目下武漢那一般淫冶的小姐們一樣。然而說這話中什麼用呢？現在我跟你一樣在兒童保育會工作……」她不斷的閃動眼睛，又活潑了：「好，OK！時間不早，我要出去了。今晚或者明天，我將有一件事情告訴你……。」於是她俏俏皮皮的挾帶了橘色手提包和小陽遮，丟給李冰一個頑皮的微笑，孃孃婷婷的走下樓，出去了。

這所有的動作使李冰消泯了憤怒，祇是在心頭爬行著一種不愉快和憐惜，疑惑。她將喬英的個性行爲生活，歸結起來作一個考查，覺得喬英是一個好的然而不是過度神經質的女性。她在兒童保育會工作比任何人努力，往往她的工作時間過了，仍然不斷地在懇切的教育那些失了家鄉和父母的難童們。她把他們常做了自己的弟妹。以一個有相當財富的家庭——縱然說不上頭等的資產家庭罷，他的父親在香港開茶行，至少也有二三十萬家財，而且是獨女，竟然捨棄了她所有的享受，投身在抗戰的激流中，受苦難，受磨折，總算是很難得的。然而她的個性太倔強，太神經質，作事以及行動太受感情支配。這是相當危險的。現在她底出奇的行動，出奇的樣相也許真的有什麼「作用。」也許是她

的小姐習性的重新擡頭，在不自覺的墮落。這是很有可能的，因為小姐畢竟是小姐。剛纔她的自白，說不定是一種「自圓其說」的狡辯。

「必須用最好的方法影響她。從理論，從思想，從生活，諸要素的一元實踐上影響她。是的，必須這樣！」

一種相同愛護妹妹底強烈的感覺湧上李冰的心頭，她暗暗地這樣決定。同時重新展開那本日本的泥腳。

— 11 —

漢口好像一派湖沼，人們在人行道上蝌蚪羣樣交互地游浮著。飾染著顏色的女人們如同金魚，既得意又高貴地扭動著肢體，在向一些蝌蚪或者蛤蟆，驕傲著她們的消費標本的美麗。喬英同樣地游浮在這湖沼裏，但她並不是金魚，而是一條滿蓄著毒恨的水蛇。她底臉掛著鄙俚，憎惡，諷刺的冷笑。——她知道，祇要一瞬間，她的周圍便會有蝌蚪們或者蛤蟆們浮動。果然，在她的後面響起輕佻的皮鞋聲了，漸來漸近，俄而在她的左邊，俄而在她的右邊。她以冷笑的眼光左右流盼，發現一個有著兔子耳，尖鼻，短下顎，白嗶嘰西服，渾身散著香氣的青年漢子，在對她涎著厭人的嘴臉。

「請問您小姐貴姓？」那漢子竟挨近她身邊，小偷那樣悄聲問她。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因爲您很美麗。我……我敬慕你。」

「哼！」

「假如你沒有什麼事，我請你去上海大戲院看青年戀愛營。」

「哼！」

「去不去，小姐？」

這種急進的妄想，煽起喬英的怒火，她以雕像的嚴肅眼光掃射對方的短下顎，迅速的避了開去。然而那漢子緊釘在她後面，毫不懈怠他的工作：

「去罷，小姐。」

「去！你很可以同你的姊妹去！」

「何必這樣呢，小姐？我是……」

憎惡，鄙視，化成了惡笑，喬英又冷酷又諷刺的說了：

「好罷。假使你先生的時間比任何人都充分，你可以到中山公園的湖心茶亭裏去。」她以最快的腳步躍過一條橫街，故意回頭再拋下一句話：「等一下我會去的！」

喬英一路神經質的冷笑著，西斜了的太陽光曝曬著她的全身，臉上，背上，流著大量的汗水，而她

並不張開小陽遮。她沈醉於剛纔的惡意的取笑。但當意識澄清時，她又感到無聊。現在她走向兒童保育會去，想在天真無邪的雜童羣中使自己的靈魂更加崇高。

「呀！喬老師今天好漂亮，像一個太太哩。」

「喬老師，這是什麼？紅色的小皮袋，裏邊有糖果嗎？」

「喬老師，喬老師！」

雜童們如同一羣小羊把喬英包圍了起來，每一對小眼睛射著聖潔的光輝。他們拉著喬英的胳膊，有的抱著她的腿，想攀上她的肩頭上去。

喬英笑了，那麼天真慈愛的笑了，她站在孩子們中間像一個慈祥的母親。但在歡笑中也挾帶著辛酸，她的眼珠有點溼熱，以至聲帶也有點顫抖：

「我漂亮麼？太太們纔這樣漂亮麼？今天是星期日呀，你們不是也換了乾淨的衣服麼？」

「不的，不的，喬老師從前星期日沒有這個星期日漂亮；從前是藍布大褂，沒有拿小傘，紅色的小皮袋。」

喬英渾身不自在，這無邪的批判是無比的正直。她摩著他們的小腦袋，一顆心浸在感傷裏。她告訴他們以後她決不再拿小傘和小皮袋了。祇有今天這一次。而後她轉成興奮，用她的洪亮的聲音教他們唱歌。

在雄壯的誰說我們年紀小的合唱中，喬英暗暗的滴下淚來。她深深的感到：爲這些失去了家鄉，失去了父母的難童們工作，即使獻出了她的全生命也是值得的；同時更滲合著深刻的仇恨，殘暴的日本軍閥，侵佔了中國半壁河山，殺戮了中國百千萬良善的人民，這是海樣深的仇恨，她必須將這些受苦難的兒童教育成勇猛的戰士，預備替祖國復仇。

「我還有點事要出去。」她勉强的笑著說：「你們好好在這裏。好好聽別的老師的話。就是星期日，我們也得努力功課呀。這樣纔能够打倒日本軍閥，替父母兄弟姊妹報仇！」

她那麼敏捷的一旋身，離開了孩子們。

### 三

在中山公園。

這是一幅活的「戰時如平時」的畫面，在濃綠的柳林下，在花叢間，在假山上，在湖沼裏，有閒而且懂得怎樣享受的人們，悠閒地品茗，悠閒地談風情，悠閒地蕩船。

一輛加速度的馬車，奔馳到中山公園門口，跳下一個穿白嗶嘰西服，兔子耳，尖鼻子，短下顎的青年漢子。他帶著焦急和希望，匆忙的走向園內湖心的茶亭去。他張目四矚，剛纔在街上約他相會的女人還沒有來，於是他抽出一條白綢手巾輕拭著臉上的汗，坐在一張茶几旁的籐椅裏。在他的附近，一

個服務後方軍事機關的軍官在嗑瓜子；稍遠，另一個中年漢子——光景是有相當薪俸的公務員，穿著草綠色嗶嘰的制服，胸袋上掛了三四個景泰藍的不同顏色的徽章，不時的用他刮得很光的圓臉向茶亭外的路上探望；左邊，一個打著一條黑綢領結，白襯衫，然而穿了一條皺摺得可憐的黃斜西袴的青年，在不安靜的看雜誌。顯然這三個人是在等待「女朋友」或「情人」的。除了其他幾個有同伴的品茗者以外。

四點半鐘光景，清脆的半高跟鞋聲，從橋上傳到湖心的茶亭裏，一個美麗的青年小姐，挾帶了小陽遮和紅色手提包，腳下的紅色短襪子閃著刺激的光影，那麼莊嚴地，美妙地走了過來。登時，那四個靜待者滿臉呈現出興奮之色，不約而同的從自己的位置上站起身子。那個軍官眼快，迅速採取「衝」的姿勢，向走來的青年女性迎上去：

「嗨！喬小姐，現在纔來！我等了兩個鐘頭了。」

他這種「佔先」的叫喊，使其他三個怔住了。穿著草綠色嗶嘰制服的中年漢子苦笑著，打黑綢大領結的青年瞪著黃牛樣的黃眼睛。而那個兔子耳的人臉發青了，想避開去——他的膽子光景像兔子那麼小。

「哦，你們早來了？對不起。」

美麗的青年小姐，向四個人閃灼著麗眼，很大方的正視每個態度不自然的人的臉，然後轉向那

軍官：

「鄒先生！你該不認識他們罷？讓我替你們介紹。」

她不管軍官是否願意，即先走到茶亭正中的座位去，用她的明朗的聲音，豁達的態度，多少帶點諷刺的眼神，將四個陌生人集合起來。起初，他們遲疑著，覺得她的舉動太出奇，但也引起他們的好奇心：「這美麗的小姐到底是什麼人物？看她究竟演些什麼花樣。」他們便也顯出大方，坐了下來。

她嫻熟的攤攤手：

「這一位是鄒先生，政治部的中校秘書，一個服務後方軍事機關，精悍有爲的軍官。」

「這一位是陳主任，平素好客，廣交男女朋友，他的外號是小孟嘗。」

「這一位是王先生，一位青年藝術家，可以畫些美麗的山水畫，寫些瀟灑或慷慨激昂的散文和詩。武漢各報副刊經常有他的大作發表的。」

最後她對那個穿白嗶嘰西服，兔子耳的青年：

「這位是……啊，剛纔我們在馬路上認識的，急忙間還沒有請教尊姓大名呢。」

尖鼻子，短下顎的人，臉色由紅轉紫了，局促不安的強笑著，答覆一句「敝姓唐」，便低下頭去弄他手指上的雕著骷髏的白銀戒指。

「唐先生」她安靜的對他說：「是從戰區來武漢旅行的罷？」



「唔，說不到旅行，」兔子耳難爲情的答道：「從杭州避難來的。」

中校鄒秘書的赤臉膛上現出了趣味底笑，小孟普陳主任刮得很光的圓臉也浮起「忍爲不禁」之色；青年藝術家王君則始終瞪著驚嚇的黃牛樣的黃眼睛；而喬英卻毫無笑意。又端莊又嚴肅的，用她的麗眼環視每個人的表情。

湖沼邊的葦草，伸出鋒犀的青色的刀子，刺向天空，石隙裏的蛤蟆們咯咯的唱出引誘同類的風情底歌。從湖沼彼端，拱龍橋那邊，欸乃地駛過一隻小巧的划子，兩三個漂亮清潔的青年男女合唱著：

「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……」

喬英冷笑了。內心蘊蓄著的憎惡受了挑逗，加速流露了。她晶琅琅地對眼前的四個漂亮的紳士說：

「這兒的風景是優美的，愉快的。這適宜於忘我的暢談。現在讓我報告你們和我認識的經過罷。」她不讓他們插話，即先從那個軍官開始：「鄒中校，首先我要欽佩你的勇敢，當我前天傍晚在中山馬路走時，你像衝鋒那樣衝到我身前：「小姐，你真標緻，我請你看電影。」平空白天請生疏人看電影，沒有衝鋒的勇敢是辦不到的。於是我跟你一樣勇敢同你去了。陳主任的交際手腕也是不俗的，偶然認識之後，你就經常的打電話想約我去璇宮飯店喫飯，並且慷慨的自動表示替我買東西，更企圖改變我的清苦生活環境，在貴部謀一個有相當薪俸的位置。這使我異常感激。你是一個好人，並且有地

位，有錢。我永遠不忘記你的慷慨。你呢？王先生！你是一個藝術家，一個詩人，因之你和我認識也是藝術的，你寫了那麼多美麗的信，讚美我的詩，致使我每次讀了那些信和詩，全靈魂洋溢著藝術感，這是十分難得的。你的時間比任何人充足，常常在我住的附近徘徊；而當我一出門，你就悄悄的跟隨著，我有這樣的一個朋友是值得驕傲的。至於剛纔在馬路上認識的唐先生，更是高尚而且有爲的青年。從戰區來武漢「旅行」，是應該享受你所需要享受的一切。閒來無事，在馬路上追著陌生的女性談社交，我以為這是你旅行武漢的目的之一。你們看，先生們！你們就是這樣的和我認識；而我也就是這樣的和你們認識！這許是不平常的，但談不到「冒昧」。現在是「非常時期」。今天，我們聚集了陌生的友人，在這優美的中山公園湖心亭裏暢談，喝茶，喫冰淇淋，點心，是愉快的，而對於我也許是光榮的，可紀念的罷？」

這時湖沼裏蕩船的青年男女已經合唱到：「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！」

喬英皺皺眉，繼續她的奇妙的「報告」：

「但是生活的愉快，生活的享受，卻是不應當自私的，這應該分配些給受難的難民羣。你們知道，在武漢有著萬千失掉家鄉的難民，有著萬千失掉父母兄弟姊妹的兒童，他們生活在死亡線上，在向可能享受——像你們這樣過著優裕生活的人們伸出求助的手，現在我希望你們可以慷慨地捐些錢給兒童保育會的難童們，你們是知道我在兒童保育會服務的。」

於是她從紅色手提包裹拿出一小冊「捐冊」和一支自來水筆，莊嚴的放在桌上，同時向那個軍官先開口：

「鄒中校，你捐多少？」

鄒中校完全料想不到當前這個小姐有這種驚人的一轉！態度顯得有點失措。剛纔他聽她敘述和他們認識的經過，不外感覺到「這個小姐還有趣」而現在竟來敲他的竹槓！叫他捐錢了！這是從那裏說起？鄒中校斷定她有神經病；然而她底莊嚴的臉孔卻像見於基督教堂裏的聖母，而她底鋒利的，有條不紊的言詞，也表明她的理性的清晰。

鄒中校辛苦的放了兩塊錢鈔票在桌上，臉上浮起忍痛的強笑。小孟嘗陳主任還算慷慨，捐了五圓，但同樣臉上浮起強笑。他真有點納罕，在武漢追逐過百十個女性，他從來沒有喫過虧，也從來沒有遇過像這位小姐這樣厲害，給她巧妙地當著陌生人開玩笑，並且還用「好聽的名義」叫他捐錢！

兔子耳捐了八圓，表示他「旅行者」是有錢的，同時存了一種希望。那個藝術家翻遍了黃斜西袴的所有口袋，掏出兩圓中央銀行的鈔票。他的臉頰和耳邊一片赤紅，手也有點顫。他有「藝術的良心」，真誠相信這個小姐，是一個慣嫉世俗，豪爽俠義的人，他並不疑惑她是近乎流氓一類的騙子。

喬英莊嚴的站在那裏，她冷靜的視察著每個人的動作，她親眼看見，那鄒中校，那中年紳士陳主任，那姓唐的旅行者，每個人的皮篋子裏有著成捲的鈔票。然而他們各齋的拿出百分之一不到的數

目！她底內心憎惡一齊爆發了，輕蔑地向他們投出冷酷的槍刺：

「感謝你們，四個紳士捐了十七塊錢！這數目是龐大的，很可以供你們上一次冠生園，或去一次明星露天跳舞場！但是你們還是將這些錢財收回去罷，雜童們不希望這尊貴的救濟！王先生，你是藝術家，許是不很富有罷？那兩塊錢收回去救濟你自己。」

她鎮靜而大膽，絕不畏怯或慌亂，她相信自己可以鎮壓這些享受的紳士們，斷定他們不敢有對她不利的什麼動作。她投出了所有的透骨的憎惡：

「尊貴的先生們！你們是有福的。但恕我忠實直說：你們是卑鄙的享受者，自私自利主義者，喪失了人性，戰鬪的祖國，受礮火洗禮的民衆，將不寬容你們這些有福的紳士！」

她拿起紅色手提包和自來水筆，有力的揮過頭，黑短髮成爲海浪的波動，挺起平直的肩背，凜然地離開湖心茶亭，傲慢地跨過木橋，帶著唾棄的響亮腳步聲，頑強的背影消失在前面路樹底濃蔭中。

這邊，副中校，陳主任，突然爆發出大笑聲：

「見鬼！哈哈！哈哈！」

這笑聲，正和湖沼裏蕩蕩船的青年男女的工農商學兵一齊來救亡的合唱，正和湖邊草際蛤蟆們的咯咯響聲，融成了一種「高尚」的合奏。

#### 四

傍晚了，沁人心脾的拂拂涼風，從揚子江邊笑著漫步過來，送走了抑鬱的悶熱，西方的天壁上騰起綺麗的晚霞，幻變著千百種瑰麗底自然的圖案。

李冰揀亮了電燈，埋頭於四方桌旁寫日本的泥腳的割記。她滿心愉快，讀一個下午的書，充實了自己不少，星期日假期的光陰，在她並不會虛度一分一寸。

從樓下傳來宛如鑼鼓的急促的腳步聲。她知道這是喬英的作風。近來她常常將她的青春底力放在兩隻腳上。一瞬間喬英出現在她眼前，丟下了紅色手提包和小陽遮，一把攫住她底手，近乎神經措亂地喊：

「冰姐，冰姐！今天，我過了一個不平常的下午，我教訓了他們，那些臭蟲，那些蛤蟆，那些蒼蠅，那些該落地獄的卑鄙者，我教訓了他們！但是，啊啊，冰姐！我也許是失敗了……」

這樣她就倒在帆布牀上，豐滿的胸部起著波動，鮮豔的臉上流瀉著汗瀑，睜著她底已經有點赤色的激動的眼珠子。

李冰走近她去，輕輕地撫摸著她的短髮，替她拭去臉上的汗流，溫柔得如同一個長姊：

「你怎麼激動得這樣呢，英？你教訓了誰？冷靜些罷，英。」

喬英一躍站了起來。定睛看著李冰的臉，似乎不認識她，又似乎把她當成所憎惡的對象；而後揮動著她健壯的胳膊，重新開始激動了。李冰推她仍舊躺在帆布牀上，用蒲扇慢慢的扇著她底灼熱赤紅的臉龐：

「必須冷靜。激動現在對我們是有害的。這會傷害我們的身體。英，這個你不是知道的麼？有什麼事情，告訴我，我們合力共同解決罷。你教訓了誰呢，英？」

喬英漸漸冷靜下來，將下午她在街上，在中山公園所有的遭遇和戰鬪告訴李冰。然後，咬著細白的牙齒哼：

「這些蒼蠅，我恨死了他們！你想，這怎麼能够使我冷靜得下！」

李冰靜靜的聆取她的敘述，差不多要笑了。原來喬英這一個月來的反常行動其主要「作用」是為著發洩內心的不平，內心的憎惡！這太無意義，並且近乎胡鬧。但一轉瞬間她明確地感覺到喬英這種行動是要不得的，更加證明了她的過度神經質的危險。她的臉色漸漸恢復平日的嚴肅，一面用更溫和的動作撫摸喬英的頭髮：

「英！你這種行動算什麼？你算它是戰鬪麼？不是呀。即使你怎樣辛辣怎樣嚴峻教訓他們，他們不是僅僅吝嗇的，非自動的，捐幾塊錢給難童麼？而你自己也承認失敗了麼？同時他們不是照舊去追逐玩弄別的女性麼？你這種單刀獨馬的襲擊有什麼用呢？對他們投射憎惡又有什麼效果呢？完全沒有

用的。其實他們的享樂，卑鄙，無恥，是目前的政治動員不够的一種反映。『等因奉此』的刻板工作使他們無聊，命令主義的官樣文章使他們厭倦，人事的糾纏，使他們徬徨，而『有錢出錢』又不會得到合理的統制；於是這就織成了所謂『戰時如平時』的另一面的荒淫無恥……」

喬英猛然翻起身子屹立著，憤怒的截斷李冰的話線：

「你替那些荒淫無恥的人們辯護麼？是麼？你替他們辯護將他們一切的醜行歸咎於政治動員的不够麼？他們是應當被寬容的！」

李冰抽搖著臉上的肌肉，以少有的誠懇替這個激情縱流的同伴解釋：

「英，我那能替這般荒淫無恥的人們辯護？即使我怎樣淺薄，也不至於短視到這樣，我同你一樣在憎惡著這些人。我是說在這抗戰期間一切怪現象有著它的本質的決定。自然他們也應負一部份責任。同時也有著好像「天生」的荒淫無恥者，比如那些少爺們。不過呢，找出決定怪現象底本質畢竟還是最重要的。我們不能在魅影中打迴旋，空作不必要的憤怒，或作些無濟於事的舉動，以至妨礙了我們的工作，傷害了我們的身心，這不值得。英，真的，當我們握住了決定現象的本質之後，我們的視野就更廣闊了，而克服這怪現象的方法也就更有效了；所以這決不能感情用事，必須冷靜。」

「你一出門，他們就蒼蠅那樣緊緊釘住你，這叫誰能冷靜啊！」

「可以冷靜的，不理他們，用我們崇高的嚴肅。」李冰寬心地微笑了：「理了他們，反而給他們當

成了玩笑的對象了。如此這一個月來你的行動，下午的襲擊，結果怎樣呢？你自己明明白白的。丟開這不必要的激動罷，英。我們要用理智用冷靜作燈籠，走我們的路。」

一個月間的「有作用」的行動，下午的辛辣戰鬥，祇徒然看見了一羣無恥者的醜相。那鄒中校的恬不知恥的「衝」，那陳主任的荒淫的笑，那白嗶嘰西服，兔子耳的不要臉的追攔，那青年藝術家喬英的可憎的詩句，喬英，這位熱烈的小姐，長睫低垂下來，柔聲地：

「我承認你的見解是對的，我也應當這樣做。」但倏忽間她的語調轉成高揚堅決，而且秀眼有點潮溼：「但我還沒有你的涵養，我不能容忍，有了他們荒淫無恥的行爲，延長了苦難的日子！我不管他們的行爲是否因爲政治動員的不够，他們在死屍上荒淫就是漢奸！我恨死了他們！」

喬英站在那裏，秀眼閃閃放光，隨即滾下了兩滴熱淚。

這非爲利己的強烈的叫喊，這頑強的潑辣的面影，使平素冷靜嚴肅的李冰擁抱著喬英，將臉貼在她的灼熱的額上，竟然也有點心酸。

二十八年三月



## 敬老會

身體龐大，骨骼粗糙，標明壯年時代有過好身手；可以將疊滿了石塊，足有千把斤重的獨輪車，從崎嶇的南山不停腳地推到市區內，在夥伴中博得「好小子」聲譽的孫老頭兒，現在已經背脊骨彎曲，衰弱得如同一隻老熊了。他傾斜地倚在堅硬的炕頭上，不斷地嗆咳著帶痰的老咳，喉管裏奏著如同壞三弦琴樣的嘶啞聲。

一整夜，他差不多沒有好好的睡一瞬，老咳魔鬼似的緊緊抓住他的全部心臟；而另外一個問題卻比老咳更擾人，咳嗽還沒有停止，它就竄進平素愛思慮的腦子裏，像一把犀利的鋼刀，那麼殘酷的縱橫刺戳著，使他的老眼冒出無數的金星。

「到底去不去呢？」他這樣千萬遍的疑問著自己。現在仍然沒有決定下來。

自從五天以前，那個滿臉酒刺，米橘色大鼻子，眉毛高高生在額門上，眼睛出奇地細長的第三區坊長，把他的姓名，年紀，住址，鈔去了以後，他就開始不安心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，平空白天鈔人家的姓名？調查戶口麼？怎麼他的大閨女阿香，同院住的陳寡婦家不調查，單單調查他一個呢？

當時他頗不安心的問那個坊長：

「鈔我的姓名幹什麼呢？」

坊長的多酒刺的臉顯出捉摸不定的笑容了，細長的眼睛顯出又不屑又諷刺的光。

「你的好運來啦。日本人開敬老會敬你們老頭兒啦。」

看樣子，坊長的態度顯然是有點蹊蹺，而他的諷刺語調裏又彷彿隱藏著「幸災樂禍。」這使孫老頭兒的不安加上疑惑：

「敬我？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我跟日本人又不認識。」

囉嗚的反問使坊長不耐煩了。

「日本人的意思誰知道？總之，他們要開敬老會敬你們老頭兒。加五日，十五號上午九點鐘，你到丹桂戲園去。全煙臺的老頭兒都得去，連王明軒的老大爺都去的。」

坊長臨走時又恢復了他的諷刺的語調：

「嚇！日本人開敬老會敬你，又跟人家的大爺一起。孫老頭兒，你多麼抖！」

不安和疑惑益發混雜了，孫老頭兒怎麼也想不透這件事情的真正意思。日本人開敬老會敬中國的老頭兒們？這中什麼用呢？一隻腳踏進棺材，一隻腳踏不穩地皮，快要死了；並且中國的老人們爲什麼要日本人敬？日本人要對中國人好，少殘殺青年人，少姦淫女人罷。然而不管敬老會是什麼意思，日本人怎樣殘暴淫猥，而「去不去」的問題必須趕快解決，今天是十五號的早晨了。

「全煙臺的老頭兒都得去，」他的老夥伴李拐腳的姓名也給坊長鈔去，昨下午他拐過來平淡的對他說：

「去就去哩。日本人要無緣無故的敬咱們嘛。」

思慮稍稍減除，想去了，但是想到「老大爺」們都去，又猶豫不決了。人家老大爺有福氣，子孫滿堂；有錢，全是紅頂瓜皮帽，皮袍，圍花緞馬褂，尤其是那個王辣子的氣派。他是煙臺第一等的大富翁，兒子王明軒是東洋輪船公司的華人經理，商會委員；十多天前日本兵開進煙臺，做起維持會的主席來了。雖然三十多年前王辣子和他是頂好的朋友，一同喫喝，一同逛西道灣，甚而至於王辣子常常向他借錢；但是後來人家做了東洋輪船公司的跑街，不過十來年光景竟一步步升到了經理。現在人家是「老大爺」時勢又不同，更抖了。如果他去參加敬老會，一定會碰見那個王老大爺，他一定老眼睜睜地釘著孫老頭兒：

「你也來麼？」

這是一定的。以前他因老伴去世，曾去王府要求點幫助，給當做叫化子趕了出來，並且給兩條洋狗圍攻，咬破了一條嶄新的粗藍布褂子。這樣被鄙視的窮老頭兒加上李拐腿，在富翁們眼裏準是一對怪物：一個駝背，一個拐腿！於是冷笑，鄙視，從四面八方向他們拋擲過來。

這簡直像耍猴啊！

嗆咳著，偶爾停止，撩起昏花的老眼，向南窗外的院子，又下雪了。不吉祥的蝴蝶似的雪花，飄落在院子裏，冷酷地威壓著孕育草根長出新芽迎接春陽的泥土。孫老頭兒倚著炕頭困難的喘過一口氣，搖搖頭，喃喃自語：

「還是不去罷？又下雪了。咯，咯，咯……」

劇烈的嗆咳聲震醒了睡在另一牀被裏的阿香。她是已經懂得穿長衣，並且懂得穿襪子，規規矩矩睡另一牀被的少女了。她坐起來，摸摸襟扣子，移近孫老頭兒身邊，伸出相當白嫩的手，輕輕的拍著他的彎曲的背部：

「爸，這樣早坐著幹麼？再躺躺罷，天冷。」

不必答覆，每天清晨她都這樣服侍他；尤其是在夜間，長時間的服侍，使得她輕拍著他的背部的手突然攤滑下去，可憐的晃著頭兒打瞌睡。

孫老頭兒的心爲安慰和憂愁交混著的感情所支配。他側過頭，從不十分清晰的晨光中，朦朧地看看他這個孝順的閨女。她的臉蛋橢圓，又白又嫩，大眼睛，眉毛很長，胸部也豐滿；這表明已經到了少女的成熟期，應該有男人的時候了。她伶俐，聰明，孝順。孫老頭兒將這一輩子最後的希望放在她的身上。這一二年內給她找一個靠得住的人家，他好放下一分心事，而他這把五十三歲的老骨頭也就有靠了。有如愛護珠寶一樣，他對她嚴明，慈愛；每到月頭，當她將全部的工資交給他，偶爾要求買點脂粉

或件把衣料，他就立即感到「漂亮招蜂」的恐懼，打著老嗓子警告她：

「打扮得那麼好看幹麼？不是小姐，是窮丫頭！」

可是還不等阿香表示出不願意的嬌態，他又很快的將她所要求的數目交給她，並且心裏暗暗瞭解：

「那個女孩子家不愛點裝扮呢？女孩子家到底不像男孩子，穿著破袴子讓屁股吹風。」

身子衰弱了，三五年來他靠阿香供養；可是現在天年變了，日本兵公然開進煙臺來，致使他的長得相當標緻的阿香，不敢像平日一樣，從家裏經過小海陽到市區內花邊髮網工廠去做工。這是絕對不能讓她去的。日本兵在那樣逡巡著，如同一羣惡狗，無法無天的事情都做得出來。前天傍晚同院陳寡婦的女兒桂花，放工回家經過小海陽，給日本兵攔腰抱住，當著大街，當著許多中國人面前，像狗舐糞，在桂花的臉上很響亮的吻了二三次。

孫老頭子稍微有點失望，要是他的阿香是雄的那不是不用怕了麼？「沒有屌的到底不行！」然而這種不必要的失望立即消失了。阿香服侍他不大咳了，走下炕用垃圾生炕腳下的爐子預備煮開水，好使他的乾燥喉管，等一下有滾熱的茶滋潤；同時房子裏的空氣也暖和起來，老骨頭比剛纔舒適了許多。

「唉，阿香，你看今兒上午我去丹桂好，還是不去好。」

孫老頭兒思慮到極度，失了主意，竟跟年輕的阿香商議，要她來代替解答了。

阿香將爐子生得旺旺地，放上水壺，然後拍去手上的灰塵，像平常一樣，用她又清脆又關切的聲音答道：

「爸，你還是不去好。下雪，路不好走，你年紀大了。」

孫老頭兒看看南窗外，白蝴蝶似的雪花，仍然不吉祥的飄降著，對面陳寡婦的屋頂上覆著一片無恥的白色。

「我也這樣想的。可是，咯，咯……」

「爸高低別去。」阿香像有心事，堅定的說：「爸去了，剩下我一個人，不方便。對院住的陳寡婦家……」

孫老頭兒突然如同一個最敏感的青年人，渾身一震，太陽穴突突地跳動，連老咳那魔鬼都暫時嚇退了。他喘著粗氣，近乎暴怒的喊道：

「爸高低不去！在家裏伴你！」

陳寡婦那個不承認自己是四五十歲的婦人，平素名聲就壞，常常在她的打皺的老臉上搽些脂粉，又常常踩著小腳走到門口東張西望。「十寡九騷」這是一點不假的。日本兵開進煙臺，高麗棒子四處騷擾，她還教她的女兒桂花去做工，鬧了不少丟人的事。

「孫大伯！你來調和調和罷！」一天黃昏後，陳寡婦跑過來慌慌張張的對他說：「兩個日本人，高麗棒子，跟隨桂花到家，闖進來，對桂花……你來調和調和罷。」

孫老頭兒跟隨陳寡婦摸過對院去，剛打開門，裏面就轟出兇惡的么喝聲：

「給我滾出去！」

他還沒有看清那兩個惡鬼的面目，突然當胸又被重重的擊了一拳：

「還不趕快滾！巴葛牙鹿！」

孫老頭兒摸著劇痛的胸口，撞撞跌跌的去街上找警察。

「日本人的事，高麗棒子的事，」警察搖頭說：「咱管不了。」

孫老頭兒鼻子冒煙，嘴裏濺著涎沫，嘶聲叫：

「怎麼管不了？你是中國人，中國人，中國人受欺侮，你怎麼不管！」

警察祇是苦笑著搖頭。

第二天陳寡婦像在說別人的事情那樣對他說：

「哎呀，他們兇得很呀，抽出刀子手礮呀，沒有法子呀。」

過後那兩個橫眉怒目的魔鬼，常常在桂花的屋子裏出出進進，甚至過夜，陳寡婦滿不在乎。有時她竟借題來和阿香搭訕，這顯然另有用意，想騙阿香落水。孫老頭兒嚴厲的警告她不准再來，並禁止

阿香和她說話，即連院子也不讓阿香出去。

「這個月房租到期，咱們搬家！」

伶俐的阿香猜得透他的意思。在她的狹隘生活圈子裏，在她的十六年的短促生命歷程裏，沒有一個人像父親這樣疼愛她，衛護她。但是搬家談何容易呢？費用在那裏呢？她看看衰弱的父親，看看房內所有不值錢的用具，憂愁和感傷激盪著她的稚弱的心。好在火爐上的水壺冒出白氣了，連忙低下頭，掩藏了眼珠的潤溼。沖一碗茶給父親，輕聲地：

「咱們自己留心，搬家不用的。於今找房子也不容易呢。」

低垂下睫毛稀疏的眼簾，沒有勇氣看乖巧的女兒的臉。照現在的環境，必須搬家，找房子也不難，戰事發生後，煙臺走了幾千戶，隨處是空房子，祇是沒有錢，她沒有做工！現在炕頭下祇存一圓五角多錢，其中還有三四角民生銀行的角票不能用。什麼東西都貴得怕人，一個月前六角半一斗的包米麪，於今漲到一圓四角了。下個月的生活看來怕也成問題。

「唉！」

阿香又明白了父親嘆氣的心理，乖巧的用充滿希望的言語安慰他：

「爸不用愁。不久我就有工作，那時候咱們再搬家。爸還得買點藥治咳。真的，中國兵，游擊隊，就要來打煙臺，把日本兵趕走。沒有日本兵，我去做工就不妨事了。不是嗎，爸？」



她嬌憨地側扭著渾圓的頸項，嫵媚的臉蛋上掛滿了天真的笑容。

孫老頭兒的蒼老的心變成了歡欣的肥田，他幾乎爆發出安慰的笑聲。暗想：「這是她對將來的男人用的，有一套了，這傻丫頭。」但他的打皺的臉部卻現得森嚴地，噤咕道：

「你怎麼知道，中國游擊隊打煙臺？」

「嘖嘖！」阿香的舌尖魚兒喋水似的響著：「爸真會忘記，這是爸告訴我的呀。什麼游擊隊就要來打煙臺。他們在毛（茅）山，崑崙山，有好幾千人。還說在平打下兩架日本飛機哩。」

記起來了，前天他的確對她這樣說過。這是李拐腿告訴他的。在喫飯時父女間偶然談起，想不到阿香卻牢牢記著。這裏他體會了少女們特有的記性和敏感。以後有不好影響的話必須留神。但是關於游擊隊的話卻不妨事。在孫老頭兒的直覺上也感覺到游擊隊一準會來光復煙臺。兩個月前，街上便宣揚著日本兵要開進煙臺。許多青年人都跑到平，文，登，萊陽一帶去組織軍隊，預備和日本鬼子拚，祇有商會那幾個委員，更是王辣子的兒子王明軒纔主張歡迎日本兵，並且主張最出力。這是全煙臺人都不服氣的，認賊作父多麼丟人，現在弄得愁雲慘天，快要活不成了。人們全盼望著游擊隊趕走日本兵，好重見青天白日。

「是的，我對你說過的。但願有這麼一天，游擊隊把日本鬼子趕走！」

「一定有這麼一天！」阿香說：「咱們中國兵，游擊隊人多，好幾千哪。一定能把煙臺少數的日本

兵趕走那時候我去上工，有中國兵保護就什麼也不怕了。」

單純，明瞭，恨日本兵，熱烈要求自己的國家的武力保護，這正合孫老頭兒的心意。他微笑著呷茶，  
明朗地：

「但願這一天快快到來。」

外院有人敲門。孫老頭兒喫了一驚，忙放下茶碗。這是誰？下雪天來敲門莫非去陳寡婦家的那兩個魔鬼麼？莫非老會派人來催麼？他對阿香吩咐：

「阿香，你蹲在炕背頭箱子下去！」

他爬下炕，踏好破舊的棉鞋，正想走出房子。門外響起熟悉的聲音：

「孫老大哥。」

「這是李大叔。」阿香耳朵清靈：「外面下雪，爸在房裏。」她靈活地扭轉身子搶出房門去了。

「好大的雪，路上三四寸厚了。」

李拐腿驚著壞了的腿走進來，狗頭帽上，肩膀上貼滿了雪梨。一面脫帽子，一面說：

「不去看看麼？」

「我不能去。」孫老頭兒簡單的回答。

阿香替父親加上一句：

「爸咳嗽，不好吹風。」

李拐腿許是要找同伴，不以為然：

「你這是老咳呀。不妨事。去看看，日本人是好惹的。」

這刺傷了孫老頭兒的自尊心，他裂開老嘴嗽嗽響：

「我沒惹日本人，他們要敬我，我不配！這難道惹他們麼？」

李拐腿自悔有些失言。這的確並不算惹日本人，人家願意待在家裏，不受敬就不受敬，勉強不得。但尚有餘憤的孫老頭兒又說話了：

「日本人無緣無故開什麼敬老會，誰知道玩些什麼鬼主意？咱們去了，說不准反惹了他們。咱們是老粗！」

這話李拐腿不能贊同。日本人開敬老會管他玩什麼主意？去看看總不妨。至於自家是老粗倒是真的，但自家小心一點，學學文明的派頭，再不然坐在最末後，或者站著，那還能惹著日本人麼？

「那，那倒不會。」他重新戴上狗頭帽：「我去看看，回頭告訴你。咱們兩個總得有一個去。」

於是李拐腿冒著雪走出去了。

孫老頭兒蹲在炕頭自言自語的咕嚕道：

「日本人要敬煙臺的老人，去敬有錢的老大爺好了，敬咱們窮老頭兒幹麼？真見鬼！」

阿香精靈，發表她的見解：

「怕是煙臺有錢的老大爺不多，加上窮老人熱鬧些。」

「這有屏用！他發覺阿香的臉紅了，忙改口：「日本人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真是想不透，想不透。」

將近中午，孫老頭兒和阿香正在喫中飯，李拐腿回來了。他一進門就滑稽地狂笑著，連狗頭帽上的雪絮都忘記拍去：

「簡直開玩笑啊！敬老會敬他個屏呢！哈哈……！」

阿香拏了一塊窩窩頭和一塊鹹蘿蔔躲到門扇角去。她看得出來：現在李拐腿的出奇態度，一定會繼續說些粗話，而父親也難免受影響跟著說起來。

「你喝了三杯麼？」

「那來子兒喝？日本人給酒『敬』麼？臊他媽！」李拐腿收斂下狂笑：「給點糖花生，瓜子，哄小孩的玩兒！」

「那麼你高興什麼？」

於是李拐腿摘下狗頭帽，預備報告他在丹桂戲園敬老會所看見的怪誕情形。阿香在門扇角豎起靈敏的耳朵，捉捕李拐腿的每一句話。

「起初，我聽了你的話也以為日本人開敬老會有什麼鬼主意。半路想不去，後來又去了。一看，原

來是這麼一套把戲！」

「什麼把戲？」

「哪，在丹桂戲園的臺子上掛著日本旗五色旗，樓下池座裏坐著二百多個老人，有錢的坐在前面，沒錢的坐在後面，分得清清楚楚。各人面前擺些點心，糖花生，瓜子，叫北山下二三十個娘們兒，跟咱們老人倒茶，說笑……」

「他媽的！」孫老頭兒破口大罵，忘記了門扇角裏的阿香。

「你看這不是跟咱們老年家開玩笑麼？」李拐腿又開始笑起來。「咱李拐腿從來沒跟北山下的娘們兒玩過，今天她們……喂喂，她們比四道灣的三等貨強得多哪。個個狐眉子似的。哈哈……」

在李拐腿的滑稽笑聲中，孫老頭兒更加忍耐不住：

「這豈但是開玩笑？簡直是侮辱啊！侮辱咱們中國老人！咱們頭髮快光了，日本人叫了些髒字，大家夥一起混！這像什麼呢？不是像當衆耍狗熊嗎？你還樂，還有什麼好樂的呢！」

李拐腿接受了對方的見解。這的確是侮辱。當時他也看不順眼，暗罵著「敬老會敬他個屁。」他以爲如果日本人真心敬中國老人，那就排排場場的請人家到大羅天大菜館去，來一個每桌八位，不必那麼寒儉的用點橘子茶水之類哄人。但是，天知道，後來給當場毫無禮節的滑稽空氣一攪，給北山下的標緻娘們兒的嘎哈一聲轟，他就像乾燥的山巖，在霖雨淋漓中一下子崩潰了下來。

「王明軒的老子王辣子纔更不知醜呢！」李拐腿不再狂笑：「他完全沒有牙齒了，牽著娘們兒的手臂，摸著，哈哈笑。」

「他媽的老王八！」孫老頭兒鄙薄的咒罵，彷彿不願意提起這個人：「沒有日本人去麼？他們是開會敬人家的。」

「當然有。那個什麼宣撫班的班長畑中保帶了幾個日本兵到場的。」

「他不對大家說什麼話麼？」

「怎麼不說？他說了許多，咱聽不大懂，完全是用鼻子哼的官話。」李拐腿搔著腦袋：「什麼中國人講王道，日本人也講王道，要大家回去勸青年人講王道，要使煙臺變成王道樂土……」

「哼，王道樂土是殺中國人姦淫女人的麼？」

「誰說不是呢？」李拐腿很自然的附和道：「日本人嘴裏說得好聽，可是一肚子男盜女娼。」

第三區坊長又出現在孫老頭兒眼前，那是下午三點鐘左右。他的多酒刺的臉，出奇細長的眼睛，這次沒有配合成像前回那種不屑和諷刺，米橘色的鼻子敏感的顫動著，用一種可憐的語調對這個良善的老人說：

「孫老頭兒，日本人找你談話呢。明天上午九點鐘，你到北山下日本電報局去罷。」

「日本人找我談什麼話？非親非故，沒有什麼好談的。」

「宜撫班班長烟中保。明天你就去一趟罷，老頭兒。」

「我不去！」孫老頭兒喃喃地說：「日本人不好惹，見了倒霉。我不去！」

「是啊，日本人不是好惹的。你就去一次罷。」

「我家沒人，我不能去！」

坊長搖搖頭，扭轉多酒刺的臉，消失在門外糊著爛雪的小巷子裏。

蒼老的心重新開始疑慮：日本人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上午開什麼敬老會他沒有去給當做狗熊耍，現在找他去補賞麼？或者叫他去當面聽講「王道」麼？日本人鬼鬼祟祟，連窮老頭兒也不讓安靜過活！

「爸，你怎麼不去日本人……」

擰起老眼看看阿香，她的橢圓形的臉蛋上倒掛了幾分憂愁。

「去幹麼？」

「也許日本人真有什麼話跟爸說。」

「有屁話好說的！開玩笑。日本人不好惹，一走進他們的門，倒霉！」

腦子裏迅速地閃過北山下日本電報局的鐵柵大門，那就好像張著大嘴露出獠牙的虎口；並且門邊站著些殺人不眨眼的黃色魔鬼！

「咱們待在家裏妥當」

夜裏，老咳仍然魔鬼樣緊緊抓住他的全部心臟，劇烈地噎咳著，吐出綠色的痰塊，喉管裏的嘶啞聲音像三弦琴，抽拉得越急劇。他在阿香的孝順服侍之下，陷在半醒半睡的夢魔中，朦朧地彷彿看見從南窗上竄進一個高麗棒子，淫猥的拉著阿香的手。他憤怒的抖動老熊樣的龐大身體，睜開昏花的老眼，發現阿香的一隻手輾攤在他的肩下，坐著晃頭兒打瞌睡。

「咳，可憐的孩子。」

第二天傍晚雪停止了，冷酷的惡風，從遼東半島，從大連旅順掃過渤海峽，竄進煙臺，欺凌著孫老頭兒屋頂上冒著微弱煙苗的煙囪。

外院的大門被猛烈的敲擊著，對院住的陳寡婦走去開門，隨即在孫老頭兒的屋裏出現了兩個便衣人。

「老頭兒你姓嗎的？」聽口音顯然是天津人。

「我姓孫。」良善的老人有點慌張了。現在煙臺的暗探全是天津人。「你兩位……」

「沒有弄錯，帶他走得了。」一個短小的嫌惡地說：「這屋子莫得像糞坑。」

多稜角的，起著蚯蚓樣青筋的手被抓著。孫老頭兒擺動著彎曲的背脊掙扎，老熊似的號：

「我沒……沒犯法……我沒犯法……」氣管被憤怒和恐怖窒住，「喀，喀……沒犯法，我……」



阿香驚駭地睜著大的黑的眼珠，長睫毛慌亂地豎起，捨身上前，對便衣人喊：

「怎麼帶我爸爸……我爸爸，整天家裏……我爸爸……」

便衣人放下抓老頭兒的手，逼視著阿香的嫵媚臉蛋，用指頭逗逗，臉上布滿了梟鳥的好笑。

「嘿，老頭兒，想不出你倒有一個這麼標緻的閨女兒！」

憤怒燃燒著孫老頭兒的全身，像通過電流，劇烈震動；他咳嗽著，喘著困難的呼吸，幾乎倒了下去。他看見阿香忘記抹去逗在她臉蛋上的淫猥的手指，全身和他一樣起著劇烈的顫抖。

「這樣饒！」那位短小的說：「公事完了再來！」

重新被抓著，他死賴著家，用手拉住門板；但這爭持是徒然的。他老了，沒有力氣了。被拖在院子裏，又被拖到門外堆著爛雪的小巷子裏。他看見阿香追在後面，狂了似的哭著，高聲叫喚；同時他聽見那個無恥的陳寡婦的假慈悲的聲音：

「香姑娘，不用哭，你的爸爸會回來的，香姑娘。」

這好像日夜嚴閉著的鐵扉，一下子給強盜搗裂，一條陰毒無恥的惡蛇乘機溜了進去，他將纏繞著他的寶貝，欺侮著他的阿香！

嘴角裏掛著血絲，大粗布棉襖上糊滿了污泥爛雪，孫老頭兒被關在鐵柱窗格子的房屋裏。現在他還沒有給那日本宣撫班班長烟中保當面「宣撫」。從天花板上掛下的來一盞半明不滅的電燈

下，他發現兩個年紀和他相差無幾的灰白頭髮的老人，和一個類似念書的青年人。

「你什麼事給帶的？」青年人走近他：「和那兩位老人一樣罷？昨天他們沒有去參加敬老會。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孫老頭兒無力的回答。但突然聲音轉爲明朗：「怎麼不去開敬老會就得帶人？我窮老頭，不配受日本人敬，難道這也有罪麼？」

「你不去就有罪了。」

「怎麼不去就有罪？我窮人，不配。日本人要敬老人，去敬有錢的老大爺們。怎麼連我窮老頭兒也拉上？這是什麼意思啊！」

那個青年人，由於憤怒，臉上的肉斜歪著，恨恨地：

「什麼意思？哼！日本人手段毒辣得很！這是偵察你們老人是不是服從日本，服從呢，去，不服從呢，不去。同時是一種欺騙，買好你們老人。日本兵侵佔了煙臺，青年人走完了，剩下的是老人，孩子和一些婦女……拉你們窮老人跟有錢的老大爺一起「敬」麼？這是表面一律看待的欺騙！這就是日本人開什麼敬老會的意思！」

「唉，唉！」

孫老頭兒痛苦的磨著牙齦肉，他絕望了，日本人開敬老會的意思原來是這樣！他以爲待在家裏惹不著日本人，於今「禍從天上來」，他好端端的待在家裏也犯了法，得罪了日本人！

他感覺到這個青年人可親近，雖然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營生的，但他比他懂得更多；而且他同樣被關在這裏，一準也是日本人看不順眼，或者得罪了日本人。像是一種本能的激動，他對這個青年人，滿含著痛苦和希望的申訴：

「日本人這樣不講理，我還能出去？我的阿香……唉，你說，牟平是不是真的有中國兵，遊擊隊？他們，喀，喀……他們怎麼不來打煙臺救我們出去啊！」

青年人感動得眼簾急劇的閃動，用他的年青的堅定的語調安慰這個痛苦的老人：

「牟平有我們的軍隊，聯合起來，陽的好幾千人！他們不久就要來煙臺救我們！」

孫老頭子雖然感到一點安慰，但又不能十分相信。他紊亂，焦急，腦子裏閃灼著捉捕他的便衣人的醜態，那用手指輕佻地逗阿香的臉蛋的怪樣子，鼻鳥樣的奸笑：

「嘿，老頭兒，想不出你倒有一個這麼標緻的閨女兒！」

加上那無恥的陳寡婦欺騙阿香的假慈悲的聲音：

「香姑娘，不用哭，你的爸爸……」

不能想像，耳邊轟著雷鳴，渾身焦急得快要炸裂，而肌肉卻起著劇烈的顫抖。孫老頭兒不能再支持，崩山樣倒了下去，堅硬的彎曲背脊骨碰著堅硬的洋灰地面，戛然作響，他如同一匹受傷的老牛，斷續地發出悽慘的嗷叫：

「中國兵，遊擊隊，快快來打煙臺罷，明天來，救出我這條老命，去看，去看我的阿香……」  
傷心，焦急，盼望，恐怖，結集成毒恨的火把，一下子他像是集中了所有的生命力，老熊樣龐大的身軀一躍而起，伸出全是骨骼的拳頭，搥著鐵門，瘋狂的，呪罵著：

「媽的！媽的！」

孫老頭兒企圖打破那禁錮他的鐵門。

二十九年

## 小獅子

李吉兒的頭上生著蛙髮辮，有的頭髮給蛀光了，有的頭髮黃草樣簇豎著，一個腦袋結滿了黃白色的乾屑，既難看又骯髒。他的臉孔是扁的，鼻梁很塌，鼻子鈕扣似的弔著，厚嘴唇向上翻，露出黃色的虎牙；這種相貌像石獅，李家的人就叫他小獅子。

小獅子今年十四歲，沒有父母兄弟姊妹，他是一個小光棍。堂叔李三爺說他可憐，把他收留下來；但叫他做苦工，一年到頭，除過年過節外，不給麵條饅頭喫，祇給些餒狗的包米窩窩頭和腐爛的醃蘿蔔。

在堂叔三爺家裏，除開老僕人王老頭兒，所有的人全不喜歡小獅子。三嬸子頂恨他，說他白喫她的，常用木棒敲他的頭。幾個堂兄弟把他當狗熊耍，連圓胖得像鸚鵡的丫頭桂花也欺侮他，一看見他就掩著鼻子喊臭。而且她還要推他做骯髒事，每天早晨桂花從三嬸子房間裏提出馬桶，放在一邊，命令他：

「小獅子，拿去倒！」

有時候他一聲不響的拿去倒，有時候這臭壞人的紅色馬桶著實使他惡心。於是他就反對：

「你自己不會倒麼？你是……」

「我是什麼？」桂花兇得像一匹母貓，噤噤叫：「你說我是什麼？」

「你是丫頭，馬桶得你倒。俺是割草餒騾，下地幹活。」

桂花又開手掌想抓人了，氣得胖臉上一塊紅一塊白。小獅子不怕，靜靜的站著；如果桂花真的動手，他就把生蛙髮辮的腦袋向她撞去，他知道桂花怕他這一手。

「你到底倒不倒？」

小獅子想了想，便忍耐著提馬桶出去了。他曉得桂花會在三嬸子臉前做鬼，說不定等一下又會給三嬸子敲了一頓。

儘管受了多少麼痛楚的毆打，當著人家的面，小獅子總是不哭，結結實實的站在一邊，閃著仇恨的眼珠子，像一根鐵釘。可是又別當他不難受，天生不懂痛苦的少年，在他受到太厲害的打擊後，他就避開人蹲在草堆後或是驢廄裏哭起來；他的哭聲是沒有字眼的，不喊媽，不叫爸，祇是小牛似的號：

「啊嗷，啊嗷……」

可是這種痛苦的日子現在離開他了。在一個黑夜裏，堂叔李三爺慌慌張張的帶了一家人去漢口了，房屋交給老僕人王老頭兒看管。王老頭兒給小獅子麵條饅頭喫。他樂得直叫：

「他們永遠不回來纔好哪。」

王老頭兒張開老嘴咕嚕道：

「好個屁！日本鬼子就要來啦。他們全去逃難，留咱們在老家，不知道什麼時候給殺死哩！」

日本鬼子就要來了，許是真的。這幾天來中國的兵，從李家峪南邊的公路上向南走去了，遠遠看去像無數的螞蟻羣。小獅子站在峪外小山頂上看見的。但他卻不大相信日本鬼子真的會到他的李家峪來。

「我不信。」小獅子說。

「不信麼？你這小鬼懂得什麼？說不定今天明天日本鬼子就會來咱們峪裏。那時候，唉！」

「可是日本鬼子幹麼要打中國？」

「人家說，日本鬼子的地方小，想霸佔中國的大地方的。」

這話小獅子聽人說過。峪南大嬸的閨女兒陳秀梅曾經告訴他：

「日本鬼子是東洋海島上的小國兒，常常侵略中國，想霸佔中國的大地方的。」

「怎麼說地方小就要霸佔人家的大地方？」小獅子問陳秀梅，「難道日本鬼子這樣不講理嗎？」

「是的，日本鬼子就是這樣不講理。他們是帝國主義！」

陳秀梅比小獅子小兩歲，但她比小獅子懂得更多；她在峪裏光華小學念書，她會唱怪好聽的歌

兒：

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……」

她在放晚學的時候，走到畛外小山上，去採野花或捉蟋蟀，常常和她的同學們大聲地唱這個歌兒。小獅子在那兒割草，也學唱：

「取來，不願走路的人們……」

「不對！不是取來，」陳秀梅糾正他：「是：起來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」

可是陳秀梅的男同學陳德生和王貴才大聲的笑起來，打趣小獅子：

「哈哈，小獅子是不願走路的人們啊！」

小獅子的臉紅了。這真羞人，自家不會唱歌，偏咕哩咕嚕學唱，給人家笑話活該。於是他低下頭裝做很忙的樣子，用鎌刀使勁割草。

陳秀梅看到小獅子難為情，替他抱不平。她對陳德生王貴才說：

「人家沒有念書，沒有老師教唱歌，怎麼能不唱錯呢？這有什麼好笑話的呢？」

這時候陳德生王貴才他們把取笑小獅子的話頭轉向陳秀梅身上去了。說她不要臉，幫小獅子，甚至說：

「你幫癩痢頭，就給他做媳婦罷。哈哈，陳秀梅是癩痢頭的媳婦！」

鬧翻了。野花也不採了，蟋蟀也不捉了，陳秀梅扁著臉兒回去，陳德生王貴才再對小獅子做了幾



個鬼臉，打著呼哨也回去了。

實在說，陳秀梅對小獅子並不見得特別好感，不過在不平的情形中，偶然說句公道話罷了。但在小獅子可就大不同，向來他受人欺侮，訕笑，一有人替他說公道話，他就感激得想哭，所以他的心裏對陳秀梅好得什麼似的。他採了許多顏色不同的野花，捉了許多咕咕叫的蟬兒，會打架的蟋蟀，這些好玩的東西，他全給陳秀梅。自然，陳秀梅喜歡極了，接受小獅子的禮物。但她也瞧不慣小獅子的生蛀髮癬的癩腦袋。她站得遠遠的說：

「小獅子你的腦袋多麼髒？疙疸疙瘡，又臭，你得用水去洗洗……」

他真的用水去洗，可是洗了不上兩三天又恢復了舊樣子。他的牙齒是黃的，像結了一層大糞。陳秀梅也對他說：

「小獅子，你的牙齒，得用牙刷去刷刷，那麼黃糊糊的，不衛生……」

找不到牙刷，他就用高粱穗做牙刷，刷得牙齒出血，這不舒服，以後他就不刷了。

日子長久了，兩個人就好得忘形。陳秀梅忘記了小獅子的癩腦袋，扁臉孔，塌鼻梁，厚嘴唇，黃牙齒。每天一放晚學，她就在田裏或是山上，找著小獅子要好玩的東西，而小獅子一定不使她失望，有時候偷著工夫在陳秀梅經過的地方等她，把好玩的東西交給她，後再跑回田地裏去幹活。如果真的沒有工夫，他就事先告訴陳秀梅，野花，蟋蟀，蟬兒，放在什麼地方，叫她自己去拿。陳德生，王貴才，看見陳秀梅

跟小獅子這樣要好，眼紅了，就給小獅子編了一條歌兒：

小獅子，小光棍，

沒有爸，沒有媽，

整天價，爬呀爬，

像蛤蟆，像驢馬，

癩頭，塌鼻，又黃牙，

多難瞧，哈哈，哈哈！

他們把這條歌兒，當面對小獅子唱，也當面對陳秀梅唱，並且拍著手掌，跳來跳去，很關心的樣子。小獅子聽了氣得直哆嗦，但他盡力忍耐著，不想捧陳德生王貴才；他們年紀比他小，捧他們不算本事。並且他們也怕小獅子，總是一面唱，一面走。有一次小獅子裝著追趕的樣子，他們就一溜煙跑掉，連頭都不回，像兔子那麼快。

陳秀梅呢？又氣又難為情，陳德生他們編的歌，實在是小獅子的寫照，跟這樣醜怪的人要好，不是光榮的事兒。她的母親也告訴她：

「別跟小獅子太什麼了，他生蛀髮癬，給傳染了，你的頭髮也會脫得光禿禿的呀！」

這個警告使陳秀梅害怕，萬一真給小獅子傳染著蛀髮癬，頭髮脫得光禿禿的，像個什麼樣子？不

是會像尼姑麼？這多難看！並且書也不好去念了，會給同學編歌兒唱，於是，他就不再跟小獅子常見面了，就是看見也站得遠遠的，但她心裏想：

「小獅子是個好人。」

現在，小獅子自由自在，沒有人毆打，沒有人管束。他招呼了一條看門的狗魯魯，走到野外小山上。當他要出門時，王老頭兒喊住他：

「小獅子你出去幹麼？要是日本鬼子跑來，會給捉去呀！」

「日本鬼子不會來的，要是來，俺會跑。」

他走到野外的小山上，站在那兒向李家峪四面張望。是秋天，天氣不冷不熱，太陽灑著金色的光輝，美麗得很；遍地是赤紅的高粱林，風吹在長刀子形的葉子上，索索地響；麻雀們成陣的飛在高粱林梢上，啄食著熟透的金紅的穗子，唱著滿足的歌。可是田裏很少人幹活，大地顯得十分寧靜。這是很反常的。難道真的日本鬼子要來了麼？他向皖南公路上遠遠望去，看見一條灰色的帶子在那兒蠕動著，並且隱隱地傳來馬的嘶叫聲。那是向南走去的中國兵的隊伍。

「日本鬼子要來了，」昨天陳秀梅遇見他的時候，她說：「老師跑了，學校不開了。」

小獅子有點寂寞，皖裏的學校不開了，他就遇不著陳秀梅了，現在正是他最有工夫的時候，並且

正是秋天最多蟋蟀的時候。他希望日本鬼子不要來。

魯魯瞧著一隻白色的野兔子，一個箭步躍入高粱林裏去追趕了。而在小獅子附近響起嘹亮的蟋蟀聲，小獅子輕踏著步子上前偵查，結果從泥洞裏挖出一隻很大的黑色的蟋蟀。

「一隻黑虎啊！」他自己歡呼起來，「明天給陳秀梅，她準樂得直叫。」

可是就在這個時候，從北邊遠遠的天空那邊，突然響起嗡嗡的聲音，接著三架飛機，向南面的公路上飛去。

南面公路上的那灰色的帶子散開了，全隱沒在高粱林裏，並且發出咯咯響的什麼聲音，而那三架飛機像兇惡的老鷹一樣，在天空上旋來旋去，同時丟下什麼東西，地震似的炸開了，高粱林有的倒了下去，騰起黃黑色的煙霧……

小獅子翻轉身，跑下小山，向家裏拚命跑，魯魯趕在後面，直著尾巴和他競走，而在手掌裏的蟋蟀可給捏死了。

「打起來了！有飛……飛機！」

氣喘喘的跑到家裏，他對王老頭兒嚷。

「你可別再出去了！」王老頭兒早聽到了礮聲，青著臉嚴重警告他。

整天響著槍礮聲，越響越近，傍晚時分，像在吟南那方面了。於是李家吟變成了戰場。王老頭兒謹

慌張張的對小獅子說：

「家裏不成，咱們到外邊高粱地裏去躲。」

王老頭兒揣了八九個饅頭在懷裏，又包了一小布袋窩窩頭拿著，帶了小獅子從後門走出去。魯魯留在家裏，把後門反鎖著。

走出門來，小獅子第一眼看見的，是哈南一片火光，房屋猛烈的燃燒著，夾著淒慘的叫喊聲。子彈從頭上飛過，發出呼嘯。小獅子的心怔住了，看著哈南的漫天火光。

「陳大嬸的家在哈南，陳秀梅會不會給……」

「你這小鬼嘍囉個屁！」王老頭兒狠狠的拉著小獅子的胳膊，「什麼陳大嬸、陳秀梅，還不快走！」距離他們一里地外，日本鬼子的槍聲傳了過來，小獅子同王老頭兒拚命向西跑去，撞跌著，摸索著，躲在濃密的高粱林裏。

小獅子坐在王老頭兒身旁，仰起頭，從高粱葉縫隙裏看向天上，上弦月冷清的射著光亮，而星星則閃著冷眼，四下裏蟋蟀聲唧唧響。不知道什麼緣故，他並不怎樣害怕，總是惦念著陳秀梅。她該不會給日本鬼子殺死罷？

槍聲比較冷落了，而哈南的人們的慘叫聲更清晰了，王老頭兒同小獅子悄悄的走出高粱林，向家那方面看去，也是一片火光了，房屋起了火，在燃燒著。

「完了！」王老頭兒喃喃地哼：「日本鬼子！」

「家沒有了，王伯伯，咱們到那兒去呢？」小獅子問。

「到有中國兵的地方去，到開封府去。」

走在向西的路上，小獅子碰見陳德生。他孤單單的一個人，一路哭哭啼啼。小獅子喊他：

「陳德生！」

「我的房子給燒掉了，」陳德生像遇著最知己的朋友，哭咧咧的說：「爸爸媽媽給日本鬼子殺死了，我，我，啊啊，爸爸呀，媽呀……」

小獅子的心也酸痛起來，陳德生的哭聲多麼悽慘啊！

「別哭，咱們一塊走。」小獅子說：「王貴才呢？陳……陳秀梅呢？」

「王貴才給殺死了，我從他的門前走過，他躺在那裏，一身的血。陳秀梅我沒看見。」

小獅子的心陰沈下來，也想哭了。他聽見王老頭兒在嘆息：

「唉！日本鬼子是野獸啊！連小孩子都殺！」

忽然，後面有大皮鞋奔跑的聲響，顯然向他們這邊跑來，並且叫著：「馬鹿！」接著拍的一聲就開了一槍。

王老頭兒嚇青了臉，忙躲在路旁的石堆後面，陳德生嚇暈了，倒在地下，小獅子拉著他，也躲在石

堆後面，靜靜的蹲在陰暗處。

急促的大皮鞋聲越來越近，月影下的路上由東向西爬跑著一個婦人和一個女孩子。小獅子定睛看去，原來是陳大嬸和陳秀梅！他想要跑出去喊她們，但她們已經爬跑到石堆前的路上，給追趕她們的一個拿著上刺刀洋槍的黃色鬼子抓著了！

「馬鹿！你跑！」黃色鬼子兇惡地叫著：「脫，脫你的……」他做著脫袴子的手勢，「脫，脫你的……」  
陳大嬸頭髮散亂，喘著響亮的呼吸，像一頭受傷的母牛，她坐在地下，一句話不說，好像預備等死。

陳秀梅小臉上的淚水，反映著月光，亮晶晶地。她發出小羊兒似的淒慘的哭聲：

「媽，媽呀，媽媽……」

那個拿洋槍的黃色鬼子，用皮鞋向陳秀梅踢去，她就仆倒在地上，他於是又回過頭來逼陳大嬸：「脫，脫你的……」

這些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兇殘情形，小獅子在石堆後的陰暗處看得明明白白，他氣得牙齒也咬痛了。於是悄悄的摸了一塊一斤多重的石頭，對準那黃色鬼子的腦袋就是致命的一擲！這突然的襲擊，鬼子來不及提防，被擊中了，搖搖擺擺的掉下手裏的洋槍，木頭一樣倒了下去。小獅子忽然膽大起來，跳到路上，用拳頭出力揍那黃色的鬼子的胸部，頸項，連下部都揍；可是鬼子的一雙手鬆開了，鐵錘似的抓著小獅子的拳頭，並且兩腳亂踢，想站起來！這可真危險，小獅子急得出冷汗。他回過頭去大聲

喊：

「陳秀梅！俺是李吉兒，你來呀，你來拖住這鬼子的腳呀！」

陳秀梅真的爬跑過來，拖著鬼子的腳，她已經看清楚小獅子在擗鬼子，膽子也壯了起來；可是她年紀小，又是女孩子，力氣不大，拖著鬼子的腳，就像螞蟻拖螳螂的腳一般，始終拖不穩；她給踢倒又爬起來，給踢倒又爬起來。坐在地上的陳大嫗像瘋了似的母狗，爬起來撲到躺在地下掙扎的鬼子身上，俯下頭，張開嘴，死命的向鉗著小獅子的拳頭的魔手咬去，簡直咬進了骨頭！鬼子發出叫喊，鬆開了手鉗。小獅子連忙再摸了一個石頭，像搗大蒜一樣搗著鬼子的腦袋，黃色動物不會再動了，腦袋爛了，流著腦漿和血，直挺挺的躺在月光下的路上。

小獅子握著石頭喘著粗氣，從黃牙鼻縫裏迸出聲音：

「媽的來呀！還會兇麼？媽的！」

王老頭兒從石堆後鑽出來了，他顫抖著手拍小獅子的肩膀：

「好小子，瞧不出你倒有這麼一手！」

小獅子沒有什麼表示，還在戰鬥的狀態中，嘴裏哼著：

「媽的來呀！還會兇麼？媽的！」

「不用哼了，鬼子已經給你搗死了，」王老頭兒說：「咱們趕快走，別給腔外的鬼子碰著。」



小獅子丟了石頭，看看陳秀梅，看看陳大嬸，她們都奇怪的沈默著，而陳德生這時候也不再哭哭啼啼了。

「小獅子，」王老頭兒看見地上的洋槍，「你把這洋槍抗著，子彈袋也給解下，這將來有用的。」

小獅子答應著做了。他圍著子彈袋，抗著上刺刀的洋槍，踏著秋夜的上弦月的朦朧光影，穿過茂密的高粱林的小路，和大家向西走去。走了一段路，忽然陳秀梅接近小獅子，說道：

「小獅子，你抗著洋槍，真像一個兵呢！」

陳大嬸也會說話了：

「是呀，小獅子真像一個兵。」

王老頭兒分給大家饅頭和窩窩頭，一邊說：

「不錯，咱們的小獅子是行的，年紀大一點，準能成一個很能打鬼子的中國兵！」

小獅子渾身火熱，他好像感覺到心裏增加了一些什麼東西，人也好像擴大了些，彷彿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兵。他一邊咬著窩窩頭，一邊摸著洋槍：

「現在俺不會放洋槍，慢慢的學準會放的。」

三十年三月

## 何慎之

—

「皮鞋已經給你擦過了。走罷，放出一點勇氣……」

何慎之的女人站在臉盆架前洗手，側轉頭，對他半怨恨半鼓勵的說。她是一個失去了姿色的女人，瘦而且長，臉部的顴骨高高聳起，和她的類似鷹嘴的尖勾鼻子聳立著。

何慎之坐在一張四方桌子旁的木椅上，彷彿閒散而又舒適地吸著哈德門香煙，保持著沈靜的態度。他知道，女人們多數是性急而且量小的，尤其是他這個太太的性子更像火焰，祇要稍有點風勢，她就會燒得亂跳。

吸完了一支煙，何慎之起身去拿熱水瓶，預備沖一杯釀茶。現在他有一種近乎暮氣的嗜好，每於吸完一支煙之後，必須喝一杯熱而且醜的茶，關於這方面，他有精到的見解：

「吸煙而不喝茶是淡而無味，這正同喫肉而不喝酒一樣。」

在臉盆架前洗手的瘦長女人，旋轉相同坐墊子樣的扁平臀部，溼滴滴的手，從臉盆裏抽出來，將

何慎之手中的熱水瓶奪過去。她的一張臉由於繃得太緊，變成三個手指條狹小。

「還喝什麼茶！十點鐘了！」

「唉，太太，你總是這樣……」

瘦長女人尖聲截斷他的話：

「我總是什麼？」

何慎之有點窘了。根據平常經驗，在這種場合，他如果再答覆太太一句，那無謂的糾紛便會一直發展下去，以至弄到一天一夜不愉快。他站在桌旁，還有點英俊的臉上現出一種容忍的尷尬相；手裏又沒有香煙，可以用作掩藏窘態。

「我總是什麼？」女人又說話了：「說呀！」

「我是說呢，太太，」何慎之冒險答覆道：「你總是這樣性急。現在纔十點鐘，又是冬天，人家官太太說不定還沒有起牀呢。」

他預期著女人的猛烈吵嘴，坐在桌旁木椅上等待不愉快的情形到來。可是出他的意料之外，對方不但不生氣，反而舒鬆了繃得緊緊的瘦臉，拿出青茶葉倒在玻璃杯內，溫和的替他沖起茶來。

「我也知道，我自己的性子太急躁；但是從南京到武漢五天了，現在祇存了二十多塊錢，以後我們喫什麼呢？怎不使人著急呢？你的香煙癮又這樣大，一天要三包哈德門！」

女人的話越說越不妙，何慎之連忙說道：

「是的，是的，我們必須想辦法，這樣下去是不成的。以後，我香煙吸少點好了。」

何慎之靜靜的喝茶，以感謝的眼光看他的女人。委實，她是十分顧家的，將要離開南京時，她什麼東西都帶，連一罐喫剩的豬腳醃菜也辛苦的藏在網籃裏。雖然所有的雜物，多裝兩件，行李錢增加了不少，但她這種顧家的心情是不能抹殺的。

來到了武漢，找了許多朋友，他們都是用一樣的話答覆他：

「慢慢來，有機會一定替你設法。」

這是當然的，現在是非常時期，到處擠滿了失業的人們，想解決職業問題的確不容易。以前在南京，朋友或鄉親託他找事，他也用上邊的話答覆的。找事的困難他是深深的瞭解的。但是現在自己失業了，生活一步逼緊一步，職業必須從速解決，決不能慢慢來。

在武漢所有認識的朋友幾乎找遍了，每天在各衙門各機關投名片，結果毫無所得，現在祇剩了個不大願意找的人——陳處長太太。

昨夜他的女人對他說：

「各方面都無希望，你爲什麼不去找陳處長的太太呢？也許她有辦法，她是你的同鄉！」

何慎之沒有響，祇是更大的吸香煙。

「雖然你們以前……但事隔六七年，現在人家是處長太太，有孩子的母親了，去找找她也沒有什麼關係的。」

何慎之的臉紅了，渾身感到不自在，腦子裏立即湧上一個細長身材，橢圓臉孔女人的影子；這影子溫柔，幽怨，六七年前在上海復旦大學，曾經依附在他的胳膊上，一同出進；而後來，天知道，在她的哀傷哭泣中，他離開了她。

現在呢？人家是陳處長的太太，一個地位不小的官太太。

「這是不方便去找她的。」他聲音低低地說。

「有什麼不方便呢？總算你們是認識的，而且是同鄉。」

何慎之的臉更紅了。「總算你們是認識的，」這在他聽來，完全是一種諷刺。然而，在燈光下看看太太的瘦臉卻是一片坦直。女人真是出奇的人物，現在她竟逼他去找和他有過一段羅曼斯的女人，連一點嫉妒都沒有！她卻不替他想想，去見被自己丟棄而現在有地位的女人——這種喜劇多麼難演！

「總之，不能去見她。」

「有什麼不能？難道有什麼架子好搭麼？」太太生氣了：「各方面都已無希望，還有什麼不能去見她！」

「她也不一定有什麼辦法呀。」

「你沒有去見她怎麼知道她沒有辦法？你就是這樣：好見的人不見，整天……：我不知道你究竟打什麼算盤，僅有的二十多塊錢一天消耗完了，怎麼生活？我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的人！」

生活！生活就是這樣的殘酷！何慎之的心給生活壓扁了，不能不承認自己的渺小和無能。他說：「你何必生氣呢？去見她就去見她罷。但是，你也不替我……：唉，用什麼身份去見她。」

「用同鄉的身份！」女人直捷答覆道：「你從南京來武漢，去見見同鄉是應當的。」

於是何慎之決定遵照他太太的話去做，決定今天上午去見那個陳處長太太，從前曾爲他流過眼淚的女人。但現在太太給他擦好皮鞋，喝過茶，卻又猶豫下來。

「我自己去，總……：」

「你又來了！」太太不能再容忍：「如果你不去就不去！」

「不是不去，」他解釋道：「我是說自己去不大好，如果我們同去就比較……：」

「我怎麼能去？我不認識她。」太太的氣更大了：「你自己去好。你們以前有交情，又是同鄉，這和我沒有什麼關係！」

突然何慎之爆發出大笑聲，淒厲得如同鴉鳥的叫鳴：

「哈哈！太太！你祇能說別人，卻不想想你自己！好像我們沒有關係，生活是我們自己的擔子，然

而……哈哈，我們是生活在一起！我去見同鄉是應該的，而你是<sup>不</sup>應當，甚而說和你沒有關係！話是這樣說的嗎？太太！哈哈……」

他抽出一支哈德門香煙，點了火，狂吸著，跌坐在木椅上，閉上了眼睛，同時消失了臉上不自然的笑痕。

這種近乎瘋狂的突變態度，使他的太太怔住了。一面喫驚，一面感到生活的殘酷——竟使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紛亂到失卻常態。她感傷起來，走近他，溫和地：

「何必這樣呢？我們那裏能說到沒有關係呢？就因為事情關係到雙方，我纔催促你，我們是在商議辦法啊，並不是吵嘴。」

終於她遷就了他的意見，答應和他一同去見陳處長太太。但因爭持時間太久，快要十一點鐘了。於是決定下午去。又怕官太太要睡午覺，便定在下午三點鐘左右出發。

## 二

華中的初春天氣是陰沈的，灰色的雲布滿了天壁，也不起雲濤或凸凹或角度，祇是平面的板板的，沒有感情的一片灰色，像一個鉛蓋，沈重的壓在人們的頭上。風也不尖銳，若有若無的在大空中慢步。這平淡的氛圍和馬路上奔走的人們很不相稱。假使不是經常有一二架飛機在天空中飛旋，這沈

重灰色的天氣簡直是死寂的。

何慎之和他的女人走在武昌的中正路上，在談著應否買點禮物去送官太太？爭持了半天，還是不送，因爲一則經濟力量不夠，二則去會晤一個同鄉，似乎不必帶禮物，三則那個官太太也不稀罕人家的東西。但須要見的人是有「少爺」的，給少爺買點玩兒，卻是不費事而又合理，於是在冠生園買了幾盒朱古力糖和雜色糖果，總共用去了四塊多錢。

「一抗戰，東西就貴得嚇人。」

何慎之苦笑著說，他的女人並沒有響。

在蛇山抱冰堂附近，他們在一座近乎別墅的洋房前停了下來，何慎之授給看門人名片以後，靜靜的站在門邊，內心開始不安，他想著這將要會見的官太太，會用什麼態度接見他呢？傲慢？諷刺？不理？他渾身不自然，作怪的希望她拒絕接見或者不在家。然而看門人卻出來請他們進去了。

從門房到會客室經過一段約有三四十公尺的空地，這空地是花園，栽滿了花草樹木，雖然初春很少花開，但大都已在抽發新芽，而臘梅花則已在盛開，冬青樹和柏樹也碧綠得可愛。

在布置得相當精緻的會客室裏，第一眼看見那個官太太，不免使他喫驚：從前細長的身材，現在竟是又豐滿又富於曲線了，她的臉色紅潤，眼眉修長，手腕潔白如玉，眼神閃閃放光，配合著室內的溫暖芬芳空氣，宛如在月宮裏。



「哦，何先生。」她發出清脆的銀鈴聲：「久違了。」

起初，何慎之有點失措，自覺態度反常，默默地站著，後來纔稍稍恢復常態，但還不能鎮靜，臉孔灼熱而且口乾，他訥訥地說了一句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的話。

「這位是……」官太太嫵熟的攤攤右手：「請坐。」

「啊！何慎之短促的說：「這是內人。」然後對著他的女人：「這位是陳處長太太。」

「別客氣，大家是同鄉。」官太太說。

何慎之感到安慰，「同鄉」這稱呼，使他精神一振，於是他同他的女人分別坐在沙發上。

用過了茶，陳處長太太用應酬的口調問道：

「何先生幾時從南京來武漢。」

「五天以前。」他答道，頓了一頓：「本來早想來拜訪了，祇是地址……」

「謝謝。」

她又端莊又高貴的坐在那兒，不說話了。可是用光輝的眸子看著他的太太；那眼光，在何慎之看來如同銳利的箭，他的背上竟滲出了汗珠。他的女人是這樣的瘦長，宛如一條竹竿，雖然穿了相當高貴的黑絨旗袍，但總顯得不相稱，彷彿太寬大了。他下意識的想，那美麗的陳處長太太大概在冷笑罷？曾經愛撫過她並決絕了她的愛的人，該會有一個伶俐、聰明、美麗，至少不會比她不如的女人；而現在

擺在她眼前的屬於他的女人是瘦得如同「廣東排骨」！何慎之感覺到狼狽，很後悔不應該和他的女人一起來。

空氣像似凝結了，幾乎使他呼吸困難，這是可怕的沈默，陡然他恨起他的女人來，爲什麼她不說話呢？在家裏刮刮叫，像烏鴉，而在外面卻變成了木頭，這該下地獄的女人！

「陳太太，近來生活……」

終於他迸出了這一句乏味的套話。

「還好。」對方的答覆分外的簡單。

他再次用最大的力量說了以下的話：

「抗戰以後，武漢日見繁榮了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何慎之幾乎窘得想立即告辭了。她的答覆爲什麼總是兩個字！這不是等於逐客令麼？但毫無結果就走，又何必來呢？第一次拜訪，感情方面，無論如何要弄好點。

「陳處長近來很忙罷？」

「是的。」官太太答道。這一次不再簡單了，她已經看出何慎之的窘態：「×部新成立，工作比較忙些。」

他正想再問一下關於×部的情形及陳處長主管的事務，一個老媽子帶了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子走進會客室，陳處長太太立即親愛的抱住他，問道：

「你到那兒去了，寶寶？」

小孩子不答覆他母親的話，祇用生疎的眼光望著室內的客人。

「唔，不認得麼？這是何叔叔。」

何叔叔這親切的稱呼竟出於陳處長太太的口裏，何慎之馬上容光煥發，全身貫流著熱血，他幾乎大聲喊了起來。

於是他親熱的逗著那個小孩子，並且立即拿出帶來的糖果，說道：

「啊，啊，多麼疼人的小寶寶！」

然而陳處長太太又恢復了鎮靜，她祇是淡淡的說：

「何先生，你太客氣了。」

何慎之覺得她底這種冷淡是應該的，一個官太太決不能因了人家送點東西，即行表示出不同的態度，他瞭解這一點，瞭解官太太的矜持。

有了小孩子當話柄，自然空氣活潑了些，何慎之抓著這機會，說了不少的話，態度也不再窘迫，雖然陳處長太太，始終保持著鎮靜的矜持，但這是她的地位使然，不足為怪。

臨走，官太太頗爲懇切的對何慎之說：

「有時間請來談談罷。」

「啊，以後會常來拜訪的。」

走在路上，何慎之埋怨他的女人：

「你爲什麼一句話不說呢？」

「我跟她不認識。」

這也是實話，第一步她們先認識，以後就可以漸漸熟起來。

他擡頭看看天，彷彿爽朗了一點，不會像剛纔那樣沈重的壓著人們的頭頂了。

### 三

經過第一次的會晤，何慎之就積極進行第二次的拜訪，但總覺得沒有什麼事由，同時對方的態度也難於捉摸。這是很使他躊躇的。不錯，他可以硬著頭皮鑽，在現下的中國社會，所有尋求職業的人，除了用鑽的方法之外，似乎別無其他較好的方法；然而所謂鑽，必須看相互之間的關係如何，否則，難免枉費奔走。

結果，他寄了一封古色古香的信去，表示會晤的愉快和感謝之意。他料想陳處長太太決不會回

信；他之所以要寫信去，乃是想給她一個進一步的印象，以後再見時，纔不至於仍舊空氣窒息；果然，這一舉獲得了預期的效果。當第二次他自己去訪候陳處長太太時，她的態度比前一次就好得多：

「何先生，太客氣了，你們來看我，已經十分不敢當，又勞你寫信啊，我還沒有去回拜你們呢。」

何慎之的安慰差不多難以用言語形容，他不敢正視她的發光的清麗的黑眸子，坐在沙發上，微笑地喝茶。然而當他思索了一句妥善的話剛要答覆，陳處長太太又陡然恢復了她的矜持，命令老媽子去把她的孩子抱來，並且對何慎之說：

「我希望何先生以後請不要再寫信。」

渾身的熱血湧上臉部，何慎之的雙頰紅得如同豬肝。他怔住了，更不敢正視陳處長太太一眼。他紊亂的想：她在埋怨他超越了同鄉的地位，給她寫了一封不適宜的信。是的，這是不適宜的，現在人家的地位是官太太，以中國官場社交的情形而言，那是不方便接受男子們的信的；何況他們以前曾經有過一幕「交情」印在兩個人的生命史頁上，雖然這事情，陳處長並不知道。

何慎之的窘態大概過慘了一點，陳處長太太於是把話頭改換了方向，用比較溫柔的聲調說：

「何先生，尊夫人今天怎麼沒有一回來呢？」

對方原本言出無意，在何慎之聽來，卻像另有作用，他更覺得不好意思，斷定對方在諷刺他。他獨自一個人來，並非有什麼「死灰復燃」的企圖，這是絕對沒有的，因為他們的時機早已過去了。他不

同太太來，不過想談話時比較自由些，關於進行職業的話比較好說，即使稍有失措的態度也不致礙眼；然而陳處長太太卻好像不理會人家這一點隱衷。

「她，她今天有點不舒服。」

何慎之臨時撒了一句謊言。

聰明的陳處長太太已經看出了，她假裝相信：

「哦，她不舒服麼？這應該請醫生看看纔是。」

「已經看過了。感冒，小毛病，不要緊的。」

何慎之祇好繼續撒謊。實際他的太太，現在正在家裏替他洗衣服。

這是很糟糕的會晤，要命的；然而何慎之盡力的忍耐著，他必須用各種「鑽」的方法，把職業解決下來。陳處長太太不向他提起，他就不自動探問，反而裝出「並非來託她找職業」的樣子，舒適而又自由地說明他現在正在著作一本書。這是所謂「以退爲進」的方法；可是當發現陳處長太太信以爲真，並且加以贊同地說：

「著作生活是理想的生活，自由自在，不受拘束。」

於是何慎之又覺得危險了，這無異自動將職業的路子塞住，枉費了心機，枉費了奔走。「以退爲進」的方法是用不得的。

會陪了幾次，他發現了陳處長太太在他狼狽或難堪的態度顯然露出來的時候，她的聲調就變得溫和些。這是巨大的發現，以後他不再對她扮出自由職業者的閒適態度，儘可能的擺出一副可憐相，連鬚鬚都不刮，讓它叢生著；有時，甚至在澈夜失眠之後的第二天，帶了一對失神的滯鈍眼睛，和一張蒼白得嚇壞人的臉孔去見她；並且故意不說話，默默的喝茶，默默的走出來，宛如一個遭了最不幸事變的可憐人。

半個多月過去了，各種方法已經用完，於是他同太太一起去請陳處長太太過漢口中山公園散步。這是第一次，陳太太允許了，帶了她的「寶寶」和一個老媽子，陪同何慎之夫婦一同坐在中山公園的新柳叢中的茶亭裏。

溫帶的，稍帶大陸性的華中，春來得早，纔是陽曆二月初旬，整個中山公園已經給嫩綠的林木和紅白的花卉所擁抱，隨處是彩色的畫面，隨處是美麗的，活動的曲線，湖水由於春風的柔吻，起著嫵媚的笑痕，而青蛙們則在石隙裏，湖邊，咽咽地唱出引誘同類的歌，陽光黃金般灑滿了宇宙，游人們胳膊上掛著侶伴，徜徉在花叢裏，林叢裏，笑著，跳著，好像這世界是自由的，幸福的，沒有災難，沒有戰爭。

何慎之坐在陳處長太太對面，吸著哈德門紙煙，不時的用失神的眼睛看著她，又不時的勉強地逗她的孩子玩。他的鬚鬚已經有三四分長，亂草似的圍繞著他的嘴唇，而下頷部份的卻筆直地豎起來，像洗飯鍋的刷子。

「春天真的來了。」

何慎之喟然嘆息道。

「哦，春天……」

凝視著對面一叢嫩綠柳林的陳處長太太，像猛然驚醒似的，睜著她的明媚的眼睛，那眼光彷彿有點茫然；她的雙頰嬌豔，柔黑的髮絲在春風中舞蹈。

「春天是可愛的，」何慎之的太太說：「可是，啊，春天在南京是比武漢更明媚的，可惜現在……」

「現在南京成了獸兵的世界，」何慎之補充道：「萬千的人民流落在這武漢，失業，饑餓……」

他用幽抑的次中音低低地說著，蒼白的臉上布滿了痛苦的皺紋。

陳處長太太靜靜地凝視著何慎之的枯槁的臉龐，一會兒，並不說一句話。隨即又把視線移在她對面的那一叢嫩綠的柳林。

何慎之的太太走出了茶亭，穿過假山洞，走到前面一帶粉刷著白牆的低矮房子裏去了。

「時光消逝得真快啊。」何慎之滿藏深意的說。

「是的。」陳處長太太並不看他。

「生活是磨折人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

何慎之恨起陳處長太太來了，爲什麼她總是逃避他的話，不給以具體的答覆呢？他並不是有其他不必要的用心，她又何必步步設防，故意矜持呢？於是爲了怨恨，心理上起了一種反動，他倒故意提起一些舊事：

「六七年前，在上海復旦的時候，我們，哦，大家正是年青，而如今，我已經暮氣不淺了。」  
陳處長太太沒有答覆。始終看著對面的那一叢嫩綠的柳林。

「抗戰發生，南京陷落，更感覺到人生……唉！」

突然，陳處長太太將視線落在他的蒼白的臉上，嚴肅的正視他：

「慎之，何先生！舊事別提罷。所謂人生，不外是生活，各種各樣不同的生活，你這樣的消極，和生活是沒有用的。」

「呵！」何慎之像筋骨給抽去了一條，又羞慚，又痛苦的浩嘆了一聲，幾乎無地自容。

「現在最重要的是改變你的生活。」陳處長太太繼續嚴肅的說：「著作的生活是不適宜於你的。」

期待了將近一個月的願望終於露出了一線端緒，何慎之底心開始活躍，但他仍然憂愁著臉孔，低低地：

「有時我也這樣想，可是在這非常時期，職業機會很少。」

「事在人爲，多方面想辦法，總可以達到目的。」

「已經想盡了辦法，」他吞吞吐吐地說不出來。臉上的皺痕像是刀子割的，足有三分深。

「我替你進行進行看，偉政或者可有辦法。」

何慎之底心裏歡呼了，祇是外表一貫憂愁：

「我，我，等著你的消息。唉……」

三天之後，陳處長請他去談話，不久在新成立的×部××處就任了中校祕書。每月薪俸一百二十圓正。

於是雍光了頹廢的鬚鬚，尙未衰老的臉孔，恢復了英俊，他不再吸賤價的哈德門紙煙，改換了白金龍，而次等的青茶也改成了龍井。星期日下午如同有相當薪俸的公務人員一樣，他帶了太太徜徉在中山公園的林木間，或閒適的坐在蛇山抱冰堂品茗；雖然在街上，在兵營，加緊訓練的第二期抗戰的戰士們的軍號和「一二三四」有點刺耳，然而何慎之覺得春光到底是明媚的。

二十八年三月

## 失業者

午夜十二點鐘，仲君和賀君如同昨夜一樣，又在一百燭的強烈電燈光下鈔寫移交清冊。

覆著深藍布的辦公桌上，堆放著書籍，報紙，文具，紙煙，凌亂得如同一堆垃圾，仲賀兩君就在這垃圾堆旁，直著腰板，緊接著十行紙，細心地鈔寫著正楷鉛筆字。

鈔著，鈔著，到今天為止，已經將近一個月了。

仲君鈔完了一張，擲下鉛筆，擡起頸骨很寬的同字臉，那臉蒼白得如同蠟紙，跟同字臉不相稱的一對小眼睛困憊的張開著；他深重地透了一口悶氣，抽出一支賤價的神童牌紙煙，苦笑著咧開了白色乾皮的嘴唇：

「抽著這支煙可以提神。」

我看著他所鈔寫的那張十行紙也有些頭痛，字既要正楷，數目字又須勻整，並且絕對不得有遺漏或錯筆。這種枯燥工作如果不幸落在我頭上，那我簡直會被逼成肺結核病患者。

仲君惘然地望著正在下死勁鈔寫的賀君，搖搖頭。

我問他：

「清冊不是前兩個星期造好呈交了麼？」

仲君無力地答覆我：

「可是今天省府來了一個公事，前造清冊，每條用數項下沒有註明支付命令以及何項數目撥下。他們不接受。」

這樣前造清冊沒有用了，仲賀兩君不得不再工作一星期。假使清冊祇寫一份還沒有什麼，偏偏又必須九份。

「中國的事情是十分多周折的。」仲君說：「譬如，給省府去了一個公事，在省府收發處登記再呈省主席；然後由主席交給祕書長，再由祕書長發至各廳；於是經過廳收發處登記，交廳長，祕書，科員，最後發給辦事員，經過這一番手續，纔再按級傳遞，直至省府主席簽署。這纔算完了一件公事！」

「這樣繁複的手續，時間不是要很長久麼？」

「那當然！」仲君答道：「平常等批下一件公事至少要十天或者半個月的。××局的移交，現在就一個多月還沒有結束。」

他抽完了一支香煙，似乎有了點精神，重新拿起筆鈔寫那些枯燥的鉛筆正楷字。

現在，仲賀兩君是失業的公務員，對於前途感到一片渺茫。自從××局長一卸任，跟著他們也卸去了已經熟手了的工作。

「一朝天子一朝臣！」賀君慨然說。他是一個有大腦袋，粗眉毛，一對巨大黃色眼球常常驚嚇地閃動，喜歡喝點汾酒，看點今古奇觀，吟哦點舊詩，患失眠症，膽小，愛說閒話，是良善的人物。「將來我不知道怎樣辦呢？」

「怎麼辦？」仲君平常看不大起賀君，憤然說：「打回老家去，做鄉巴佬喫蕃薯得了，哼！」朝裏無人莫做官，「不管你腳會寫字還得失業！什麼爲國爲民全騙鬼！大家還不是爲著搶飯碗？大人物搶大飯碗，小人物搶小飯碗，像一羣糞坑裏的蛆！我看透了，哼！」

一不留神他鈔錯了一個數目字，他憤恨地擲下筆，沒有心緒割補，將三張十行紙二張複寫紙，狠狠地扭成一團，丟在字紙簍裏，連聲呢罵：

「這是鬼做的事，有一天，我會將這勞什子一腳踢開！」

他再拿出一支賤價的神童牌香煙，出力括火柴，狂吸著，而且小的眼睛閃動著憤怒的狼似的光，臉色則因爲連夜工作，顯得更加沒有血色，更加蒼白了。

我站在一旁，相當同情，告訴他：

「你不再做這些事好了，捲起鋪蓋，走你的，讓那些專門講究手續的人們去『等因奉此』好了。」  
出我意料之外，仲君的憤怒臉色忽然消失了，竟溫馴下來。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脫神脫氣地答覆我：

「這怎麼能够呢？我們走了，局長可喫不消。他卸任回家後，移交事務交給我們的。」

這真是一幕可憐的悲喜劇！這些被裁撤了的小職員，不幸的失業者，現在還有一些人事在牽連著，以致不能遠走高飛，逃出這苦惱的牢籠。

仲君雖是憎惡他的生活環境，而他可決沒有勇氣擺脫，反而日夜希望著再度進入那種使他憎惡的生活環境，成爲某人系統下的一個勤謹的工作人員。他曾如同一個嫁得了有錢有勢的丈夫的女人似的對我誇耀：

「現在局長雖然卸任了，但他已經做過簡任級的官，政界有相當歷史，交際廣闊，將來一定可以再起；而我，當然，職業不成問題。」

他的生活觀彷彿如同一條藤蘿死死地纏著一株大樹，從而向上爬，生長，繁榮，高高地俯視大樹下週圍懦弱無能的野草們傲笑。

同時他對自己的「本事」也頗爲自負：

「幹了三個月的政界會計，總算學會了『等因奉此』，唔，這是很重要的；將來有幾會，再入政界任會計，決不愁摸不著門徑了，當可運用自如。」

於是歡笑浮上他的沒有血色的蒼白的臉上，吸著神童牌紙煙，舒適地，如同一個詩人樣，吹著那淡藍色的煙霧。

「對於公文要看得出全文主旨所在，」有興致時他會這樣補充道：「摘要摘核心，說話要簡練。」基於這點認識，他主張給朋友們寫信也要簡練，他反對人家寫長信，如果他看見別人收到寫有兩張信紙以上的信，或他自己收到這樣的信，他就把僅有兩點黑的短眉毛皺起來：

「嘿，這樣長的信誰有工夫看囉哩囉哩，重三倒四。」

於是他給朋友們寫的信多半簡練得如同電文，寥寥幾個字，但這是對一般跟他地位不相上下，或地位不如他的朋友而言。如果他認為可纏的「大樹」，比如對卸了任的××局長，他就取銷了他的「寫信要簡練」的主張，可以寫七八張信紙的「囉哩囉哩」，虔誠謹慎，生怕缺點被看出，端端正正的正楷長信。

自然，另一方面，他自認老練穩重，常常「沈著。」對於地位不高的朋友們，他是決不肯低頭的。一個地位不如他的朋友寫了一篇文章給他看，他當面交還他，並且對別人說：

「他的文章縱使寫得好，我也不想看，看了，不是顯得自己不如他了麼？」

他對國事並不關心，偶然看看報紙，其作用無非打發無聊時間，當一個看不透仲君的心理的青年，對他大談其政治問題，等到那青年把議論發揮完了，仲君靜靜地吸完了三支神童牌的紙煙，便用一種極尖銳的口調刺諷著對方：

「你唱獨腳戲唱了三四十分鐘，大概唱過癮了罷？」

賀君呢，他愛發愁，因而整夜失眠，不斷的發出嘆息。

「怎麼辦呢？母親快要餓死了，家裏又沒有田地。」

於是他向人家借五角錢買汾酒，喝了這辣性的富於刺激性的液體，他的大腦袋越發脹痛，極可笑地吟哦起：

「飄零十載髮稀白……」

這兩個失業的小公務員，每天看國民政府的任免命令，期待著各省行政人員的更動消息。有一天，仲君清晨冒雨過江去了，賀君則在樓上恩忙的打掃房間，連臉都來不及洗，忙得如同一個僕役。我問他：

「有誰要來嗎？」

「是的，局長來了。」

深夜仲君回來了，眉宇間充滿希望，態度活躍得像女孩子：

「何爲民任浙省主席，局長是他的人，有專員希望，當然我可以一同去浙省了！」

這幾天仲君天天過江，像藤蘿死纏著他認爲可靠的那株「大樹」，但他絕不邀賀君一同去，他輕視地說：

「老賀膽小，態度見不得有地位的人。」

三十年二月



## 旅行家

上海利豐信託公司游經理的公子游葆生，自上海「八一三」抗戰發生後，便遵從嚴命帶了一筆相當充裕的旅費，開始向西南數省作一度小規模的旅行。一年前這位青年旅行家從漢口法租界旅行到重慶。這「美麗的山城」第一件引起他愛好的是整天凝聚在半空的灰褐色的煙霧。由於有這種「奇癖」，他不歡迎重慶出太陽；假使偶爾陽光吻笑了嘉陵江水，他便立刻恩忙地帶了銀行存摺過南岸老君洞去看佛，或者到北碚去浴溫泉。今天他剛從噩夢中醒來，窗外一片的金色光輝，於是他照例著了忙，以比會情人更急速的動作起身梳洗以及穿著衣服。

第二件使他心煩的事情接續而來，茶房進來報告道：

「游先生，香小姐來電話。」

皺皺眉頭，委實不很高興。香小姐總愛每天清早來電話，彷彿欠她十萬八萬，必須時常詢查，生怕他逃走似的。

勉強的走近電話機，拿起電話筒剛喊了第一聲的「喂」，就由電流傳來一陣啾啾嬌的聲音：

「阿游嗎？——打令（Daling），今天出太陽，真叫人心慌呀。」

游葆生笑起來。女人人都膽小如鼠，比他更甚。他用沿途旅行積下來的「綜合官話」答道：

「慌麼事嘍？出太陽正好玩嘍。」

「不行呀，打令。別尋開心。頂好你來我這兒伴我。」

「儂格房子是水泥鋼骨的麼？木頭牆哪，要不得。儂先去青年會西餐部，等下阿拉就去。」

放下電話機，回到寢室，恩忙的打上青領帶，恩忙的梳梳油頭髮，恩忙的照照鏡子，提起手杖，走出門，坐上洋車。

「噢，打令，怎麼現在纔來。我等得真急呀。」

在青年會的西餐部的樓梯口，香小姐等候著。她穿著湖水色的綢旗袍，外套銀色海柳大衣，黑髮燙成向內捲的「冬蕨式」，薄肩細腰，胸部高聳，臀部寬闊，是一個「典型」的都市美麗女性。

「有麼事好急嘍？」

「防空襲不急嗎？性命交關呀。」

游葆生的心猛然一震，但強作鎮靜的微微一笑，回頭吩咐穿白衣的侍者來兩份西餐。

潔淨的檯布，潔淨的刀叉，潔淨的青年男女。

於是陸續端上來：

牛尾湯，牛排，炸仔雞，火腿，冷盆，牛油，麵包，咖啡，廣柑。

太陽光明豔麗，天空碧淨如洗；而風輕輕地吹來，是春風，溫柔，多情；坐在舒適的青年會西餐部的樓上，可以看得見南岸老君洞的山巒，那些山巒青翠蒼鬱，春色正盛。

香小姐咬著仔雞翅膀，露出嶄齊的白牙齒，說：

「打令，記得嗎，那南山老君洞的睡佛？假使我們能變成睡佛，那該多麼好？一睡十年八年，什麼都不用怕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就去做睡佛罷。」

「不行呢，打令。我是人，不是佛，沒有這種福氣。」

「你真是不幸生而爲人啊。」

「你怎麼這樣會說話，唔，打令。」

「一連串叫打令，不嫌多嗎？」

「你不喜歡我叫打令？」

「喜歡的太多了，就……」忙改變話頭：「其實即使你能做睡佛也是不妥當的，日本鬼子的飛機說不定剛剛丟下炸彈在你睡的老君洞的廟裏。」

香小姐臉青了，味覺頓時全失，放下仔雞翅膀，怔怔地說：

「今天出太陽，打令，我們馬上到北碚去罷。」

「新川新換的片子風月今宵，得看麗琳哈蕙主演的，滿好。」

游葆生又開始暗笑，女人真經不起嚇。他從衣袋內掏出兩張硬紙片對香小姐一揚：

「有這個，怕啥子？」

香小姐心頭大樂，她眼快，看得出那兩張硬紙片是青年會防空洞的「派司」。她的味覺恢復，重新咬嚼仔雞翅膀，醞起媚眼，用小孩子的聲音說話：

「噢，打令，你真想得週到。還買兩張，多少錢哪。」

「難道我看你受驚唔？唔？錢算得什麼呢？嚇……」

抒情地享受著。

可是預期的凶訊果然不幸來臨，空襲警報突然響徹了巴江山峽。香小姐一把抓住游葆生的手臂首先快步搶下防空洞。

這是標準的防空洞，深邃得如同太古時代的穴窟。游葆生和香小姐坐在那裏，緊緊的倚偎著，好像離開了人間。他們祇斷續的聽見一同避難的人們囁聲議論著這防空洞如何保險。後來聽說發緊急警報了，敵機進入市空了；可是投彈了沒有呢？游葆生他們不很了然。他們祇是像在夢中似的，很遼遠的，聽到輕輕的咚咚聲。

警報解除，街上熱鬧一如平時，各大商店又大肆爭鬪炫奇。在大三元進點土司拌雞汁的晚餐，游

葆生同香小姐已坐在新川電影院的樓座看風月今宵了。

風情的歌曲，風情的舞蹈，風情的笑，風情的淚。

「你說，打令，卡門拉第既然這樣熱愛著羅琳哈蕙，爲什麼不同她結婚，帶她坐上他自己的船一同去海上旅行呢？而到後來又爲什麼跟他的弟弟演出『奪愛』的悲劇呢？」

「這是電影呀。」

電影終場，踏出新川的大門，小報販吶喊著今日敵機轟炸重慶的紀錄。游葆生買了一份新蜀夜報。兩個人展開一看，第一行印著刺心的黑大字：

——寇機今日襲重慶，在市區濫行投彈，死傷我市民數十人，冀我同胞莫忘此血債！

香小姐扣著游葆生的手臂，愁苦的蹙起眉頭，低聲說：

「打令，重慶這樣危險，我們坐飛機去河內罷。」

游葆生不置可否的微微一笑。因爲即使他要飛河內也決不會同香小姐去的。他的「女朋友」多著哩。

臂膀扣著臂膀，腳步和著腳步，穿過夜霧，這一對青年男女邁進了冠生園。

二十九年一月

## 癩

王老情躺在煙牀上燒煙泡，那紫黑的小泡粒在嫺熟的煙籤尖端翻滾，發出幽香，牆上結集蜘蛛網的黑暗矮屋頂，熏醉了潛伏在那兒的蜘蛛。王老情吸了五六筒，跟蜘蛛一樣沈醉。

喉有些辛燥，順手摸到瓦茶罐，泊泊的灌了二三口濃茶。

滿足了。翻平側臥的瘦身子，伸伸懶腰，閉上眼睛，打著啞嗓音，問正在燒飯的姘婦：

「幾點鐘了？」

「還早。纔五點。再吸幾筒。」

王老情的黑瘦臉毫無表情，十年煙牀，「涵養」到了爐火純青，婦道人家的頂撞，向來挑撥不起火。他祇在心裏盤算著怎樣調遣手下人做那種「無本生意」比昨夜更順利些。

如同耗子，從後門窺進一個弓背的襤褸中年人，王老情微睜開眼，習慣的問：

「摸有什麼？」

一個金色的閃光的圓扁東西，從弓背的中年人手裏移到煙牀上：

「一個外國汽爐子。」

王老情瞥了那金色的東西一眼，輪轉著深陷的眼睛：

「這有屁用？洋油貴，誰要？」

如同耗子，從後門又趑進一個灰長衫的少年。王老情習慣的問：

「摸有什麼？」

一支橫條紋的自來水筆，從灰衫少年的手裏移到煙牀上：

「一支真空管的派克自來水筆。」

王老情瞥了一眼自來水筆，輪轉著深陷的眼睛：

「還好，這貨色準好賣。」

如同耗子，從後門陸續的趑進一些衣服襤褸臉色菜黃的漢子，各各從深闊的衣襟內掏出熱水瓶，煙盒子，女人用的皮提包，而有的毫無所獲，空手獸站著凝視煙燈。

王老情盤腿坐起來，輪視著深陷的眼睛檢查這一些贓物，心頭滿高興。那一支真空管的派克自來水筆至少也值個廿五塊錢，熱水瓶也不壞，冬天這東西是誰都需要的。

「劉二，你把自來水筆拿去都郵街賣。」他吩咐一個扁鼻子的漢子：「廿五塊。能賣多，你的。少呢，不賣。」又轉過眼釘住摸到筆的灰長衫少年：「筆賣出後，給你六塊。」

他將所有的贓物分配他們兜賣去了以後，又吩咐不負叫賣責任的分頭到各處去「摸。」

工作告一段落，王老情嘴舌又潮溼，重新輪下燒煙泡。他滿得意他底「頭目」的地位。他從十三歲開始「妙手」生涯，於今有二十餘年，歷史久，手腳長，各方面喫得開，而他「分利公道」，那些後學的嘍囉們自然得尊他爲頭目。

「今夜你得弄個三五塊。」晚飯後，他對姘婦噉咕：「昨夜老二那兒你沒有拉到一個客。」

「這個犯不著你管！」姘婦對他向來沒有好腔。

「不管犯得著犯不著。我得告訴你，明早你得拿三塊煙錢來！」

王老情巖峻的下過命令，抖抖發油光的粗藍布長襖，摸摸幾根黃色老鼠鬚，走出後門。他預備到各街巡視，同時並施展「妙手」。

夜晚，整個重慶城墜入炫奇的夢境。從過街樓到七星崗那條繁榮的彎曲馬路，一派煙霧。頭光腳光的紳士，身裹獸皮的女人，在煙霧裏搖來搖去，汽車從衝心馳過，撒下一陣濃烈的黑煙，洋車夫連結成陣線，以「速戰速決」的步伐，向前呼嘯飛奔；而各大商店的霓虹燈卻射出奇怪的紅白亮光，某西藥房的那塊「梅毒尅星」的招牌所閃灼的，宛如兩條紅青的毒蜈蚣競跑著。

炫奇的夢境！王老情篋肩彳亍於這炫奇的氛圍中；但他沒有夢境的迷糊，他以煙纏過足的銳利三角眼到處搜索，於是他首先發現背後一個扎皮腰帶的黑衣人緊緊跟著，他就運用老經驗迅速的避入一條黑暗的橫街。



「王老情，你又出動了！」黑衣人像獵狩耗子的貓。

「對不起，高擡貴手。贖年雙倍孝敬。」

「哼！錢鏢隨時等你！」可是黑衣人隨著黑暗不見了。

王老情獨自暗笑，得意於自己的預約收了實效。本來他可真信用昭著，預約經常實踐，這也就是他「手腳長，喫得開」的一種。

又幾肩窺入鬧市，混入人叢中。

「花姑娘要嗎？」在都郵街路旁，他看見他的姘婦在對一個西服紳士嘖嘖，他裝著不熟識，走了開去。

「鋼筆！真空管派克自來水鋼筆！」他看見扁鼻子的劉二，在向路人兜售。他裝做不認識，走了開去。

「噯！茶瓶要麼？」他看見一個爛帽頂，破棉襖，赤腳，面目憔悴的他的手下人，手託熱水瓶，背弓弓的喊叫。他裝做不認識，走了開去。

王老情沿街巡視，看見他的手下人還各遵命令：賣鋼筆的賣鋼筆，賣汽爐子的賣汽爐子；而空手的灰布長衫少年則在若即若離的釘隨一個羔羊長袍的老頭兒。那瘟生的腰袋好結實！

王老情得意之至，滿街布上了他的手下人，自覺權柄不小；而且更覺得他這種「摸來賣出去」

的「無本生意」，著實比那些招牌上閃爍燈的大商號有出息得多。

一陣醉人的香氣，竄進王老情的鼻子，他趕忙斜眼一溜，一個單身的豪華女人，從他左肩趨過，看得出，這個是好主顧。

王老情跟隨上去，他的眼光低垂，裝做傻角，並且發出呻吟，如同病鬼；但在頂熱鬧的會仙橋人叢中，他突然精神抖擻，開始施展「妙手」。一個結實的精緻的皮包抓在他的手上了。

祇一閃，王老情便閃得無影無蹤。他的工夫著實到了「爐火純青」。

躲在黑角落裏，查查摸來的精緻皮包，兩張男人的像片，一個小粉盒，沒有用處，廿五塊錢法幣的數目倒還不少。

啞啞舌頭，王老情又自由的踱進這陪都的炫奇市街裏。

二十八年一月十九日

## 後記

這本集子曾在後方用喬英這個書名出版過一次，共收十一個短篇，現在改版就抽去了三篇；計勞阿猛，厭惡，未死者。那三篇東西，我是永遠丟棄它們了。另外一篇取締，記得從重慶寄上海時是編進去了的；但到發排的時候卻沒有了，於是這個集子就祇有七個短篇。可是待到排成，發現另一書店也出了一本名為喬英的書，（不知爲什麼偏偏要揀用喬英二字）於是這個集子祇好放棄原名而改用。今名——敬老會，以免魚目混珠，而多糾纏。

在後方出書，最使作者不愉快的是錯誤太多。不但是誤植，而且漏字，掉句，倒頁，至於標點亂放，那是小事。這次改版，我希望沒有這些錯誤。即使不能避免，也希望極少。

覺得沒有什麼話需要再說了。

梅林一九四六年九月記於上海。

